V
C195.52
C381b

財賦　憂民　憂國　鎮靜
兵　無嗜好　薦舉　信
議論反復　謹言語　用人　救荒
報應　韜晦　譱處胡　救弊
制勝　攝養　使命　辨誣
通下情　好生　政胡　獄訟
濟人

後自警編

地

B. 8
II

後自警編

財賦

彝尊錄云　世宗下教問中外官吏以貢法踏驗便否先公在高靈即上書其大畧以為貢法萬世之通行踏驗一時之權宜與其行一時權宜之術曷若行萬世通行之法乎貢法本非不善臣恐用之不善也以今之制言之上中田之結卜多下田之結卜小上田一結之稅二十斗中田十八斗下田十六斗已駸駸于後世什取其二也至於因水旱風雹之灾而傷損者必須連仗十結乃去其稅數口之家其所耕過數結者盖寡謂之未滿

十結而必取盈焉產役稅存斯民竟何食而聊生自作貢以米歲入公家之數已倍蓰踏驗雖曰樂歲收租至八九分凶年則至一二分故民不憚奔走之勞供億之費尚思隨損給損之志而不忘之矣臣願以周制之尺改量水田不使上中之結卜為多下田之結卜為小當如夏禹氏分九等之品俾為多小之錯出且令上田一結之稅減舊之半而上征十斗中下之稅而是為差立為常制於可常之中如有天灾果可損而損之果可免而免之則田制於是乎正賦歛於是乎平公不至於匱私不至於病幾乎三代什一之法前日欲復踏驗者皆應心於貢法可以行之萬世而無弊若夫踏驗之弊雖更僕殆未可修焉朝廷雖仍貢法而改量減稅之說不見錄云

本國舊無木綿布士大夫常服紬衣高麗末文宰相益漸得核於中朝種于家苑而取花又求所以去核引絲之法而用之湖嶺南最盛而八道無不種人蒙其利而國用饒足文公之功也國朝世錄其子孫賞之又麻布本國之產而工女率以皮麻織之麁黑潤澤國初朝　官團領冬則用繻紬夏則用麻布世族之會有一官服麻布團領而光澤異常問之婦則乃曰以刀刮去麁皮其

短或半尺或不能半尺然甚潔白以此織布耳有一婦人假病還家試之因以純刀去其皮而織之由是黑細麻布為土之恒貢而為士大夫之盛餙 青坡劇談

節孝孫公舜孝愛君之誠貫於金石其為京畿監司也巡行列邑如遇一蔬一果一味之可其口者輒取以封進及燕山朝專用興清之言勿問時之早晚物之盛衰按籍督責急於風火民不聊生色里蕭然 中廟改玉盡加刪革而亦有未及釐正雖以一二無用之物有至今為民之巨弊者古人惟正常供之外勿許有所妄進者其意固深遠不可及也 寄齋雜記

萬曆乙巳 宣廟臨朝講特進官戶曹參判申湜啓曰我國諸道產銀處甚多當儲蕩渴之日 許民 採取官家收稅則公私兩便國用亦足矣 上曰銀產處多乎申曰他處不知矣畿內楊州地有產銀處 時方採取矣余以司諫入侍啓曰嘗聞我國名山無不產銀而自三國至于今日採取者只以端川銀則他處亦多銀穴之言未可信矣且前朝末中國責以銀貢鄭夢周奉使入奏僅得蠲減代以土物必以献〻難繼故也但銀至寶之物天生有用藏置可惜若有產銀處則許民採用宗為便益翌日政院以無蔽落取稟備忘記鑿開混沌

混沌死鑿開銀穴人心死 竹窓閑話

國朝貢案是燕山時所增久為生民之病 先王朝甲辰始設廳改定考其邑力之殘盛田結之多寡土產之有無酌量彼此那移均適百年宿瘼一朝頓革民庶瘳矣然防納刀蹬之弊倍蓰於前日胥吏弋利勢家隴斷公用不加而民力重困是宗由於國無紀綱人鮮廉取之致若不大段更張則此弊無時可祛國國者當有以藥之 芝峯類說

富國之術在於錢幣足兵之策在於號牌 蓋錢幣行則國用自裕號牌行則時無幸民其利益必大矣用錢之議起於先王末年廷臣献言皆以為可幸而事竟寢號牌則頃日壬子設廳成籍公卿以下佩持數月而罷我國之習不能耐久而如此惜哉故作事者非知之難行之為難非行之難持久為難 上同

國朝銀禁甚嚴平時天使接待亦有土物為禮而已壬辰變後防禁遂弛市井之民以銀為貨自後此弊濫觴頃年太監劉冉兩天使出来時刮取銀子累萬兩掃國內以去近則往来差官求索亦甚中朝之人視我國為利窟後日之患有不可言者 上同

栗谷先生劄請變通弊法改定貢案時旱灾方熾上御經

席謂侍臣曰凶歉如此兩道尤甚計將安出領相朴淳曰須頒畜財力以救之先生進曰若不變通弊法以濟艱難而只欲移粟活民則粟亦已乏無可移者矣國勢如此岌〻作上須思變通之策凡經費之需亦當裁減上曰用度別無增加只遵舊規而猶不足奈何先生曰祖宗朝稅入甚多今則年歲不登稅入甚少而經費猶遵舊規安得不乏稅入似當酌宜加定以裕國用而生民甚困勢不可加必須先解積苦以說民心然後收稅是可得中矣我國貢案不度民户殘盛田結多小而乱分定且非土産故防納之徒得以牟利而齊民困故今須改定貢案量民田結均敷　平定〻而使之必貢土産則民解積苦矣柳成龍曰此事岌〻可爲也先生曰必須得人然後乃可救弊不得其人則勢必無成矣

栗公外集

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我國家山海僻壤外無強隣非如中原四戰之地賦役可以輕矣而民之困苦莫甚於我國此由貢法之弊有以重困民力故也臣聞國初楮漆鷄豚蔬果地産之類皆令州縣官自蒔養而上供故法典所載貢物之出於民者其目不多今則不然諸道列邑蕩無舊規凡一蔬一果之

細皆賦之於田結田結之民雖有土產之可供者一切爲防納吏所遏不敢納其本色而輸以十倍之直焉又州縣所自用者亦皆賦之於田結故田結之賦其目繁多而無有紀極焉大抵國初賦民足以供奉日用而已歷年既久所費漸廣古今氣習奢儉之異幾於倍蓰則國用之多從可知矣此今民之所以賦重而不勝其苦者也非但此也貢案之法不以州縣田疇之多寡而徒據官秩之尊卑爲之高下是故小州之民偏受其苦逃入他境者甚衆且京中各司或費多而所貢小豫徵來歲而猶不足者或費小而所貢多充牣委積而化爲塵

土者有南物而賦之於近道者有陸產而收之於海邑者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其爲民害可勝言哉至於進上之獻乃萬世惟正之供也而民之不貢本色已久其中亦有草葉木窠初不足以供兒童一戲之資而使吾民賣衣與食而進之嗚呼此誠何心哉使殿下而知此則寧不欲輟一朝肥甘之享而免吾民一日塗炭之苦乎目今軍民之役苦歇不均田疇之賦輕重無章　殿下重於政作狃於因循而不爲之整理之獨不可一章鴻恩蠲除無益之物以蘇民力乎　牛溪庚寅封事

宣廟朝戊申年間完平李文忠公始爲大同宣惠之政用

之拆輔後二十年吉州君權盼為湖西觀察使時乃取
完平之意平停一道田役出入劑為潔法事未及行籍
以藏之後二十年戊寅故金潛谷埈實按是道發視其
籍歎曰活民之方不外是矣入朝未幾為今　上孝宗
初元位遇隆冬首先以是說進於是號其局大同廳延
城君李時昉亦為叅畫其為法通筭一路田案邑無問
大小惟視結數多寡出米十斗舟運上京京其山僻海
遠州縣准米出布咸為輸于京師自御供奉宗社祀享
接賓客凡百需用細至芻稈薪蒸之屬皆於是取辦官
無所濶狹弛張吏所所伸縮乾沒無更賦有常調以春

秋二時具其物趂期會　湖西宣惠碑

自兵乱以後財賦減縮於舊而經費日各司匱渴渴但守
空庫凡大小需用每臨時白奪於市民甚怨苦劉熊兩
使時廟堂始創設分曹凡詔使支待之物預為措備以
用之外方及市民甚稱其便而惟勢家牟利之徒大不
悅造作誹謗必欲革去故己酉冬　上命革罷分曹大
臣請別置調度色郎協承堂上規畫措備而上年冬又
回臺啓命革罷大臣更請勿罷依先朝舊例分屬於版
籍經費兩司專委措辦至是色郎重被臺劾色吏又受
訊時秋浦黃公慎長地部不自安辭職不許出使後啓

曰理財之任自古所難善斡辨者有言利之病守分分者貽不藏之譏所謂損上而益下量入而爲出者實爲理財一大方法而外此則皆苟而已近来一年常貢不足以供一歲之用不得而已有此調度之號捨惟正之供而貿辨而繼之苟且矣非有妨國體亦非可繼之道只可救得目前而已决難爲永留通行之規然比臨時窘急白奪於市廛者則此爲善策耳大槩調度之說出於大臣其或因或罷及變通之策請更令大臣議處大臣李恒福献議言其不可罷遂仍存焉 秋浦年譜

秋浦在地部啓曰臣受任以来已涉三年而才拙局淺不能有所措畫以爲久遠之規前後所徵力者不過小小補綴以救目前之急而已至今國計漸竭官無宿儲既不量入而爲出又不量出而爲入苟不及今變通以立國家大規模則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臣切不勝私憂過慮敢以愚見條列別紙以啓其六條一曰改量田以均賦役二曰改貢案以紓國用三曰作米布以祛防納之弊四曰收魚塩以除私占之害五曰裁省浮費以蓄財力六曰久任該官以責成效 上優答仍命訂于大臣後竟不行 年譜

兵

大司憲南在上言國之所重在於戎事握兵發兵各有其
戢古之制也近者各道節度使直牒州府郡縣其騎船
軍陸守軍與夫雜凡供役者盡令抄出赴京倘有倭寇
猝至誰能禦之願令諸道節度使呈報都評議使司取
旨行移方許徵發其直牒抄出一皆禁斷違者令本府
糾理 遺稿

自閤延之變 上留意邊事屢取武士觀射後苑上將討
野人欲試大臣之意密令政府六曹參判以上三軍都
鎮撫等各陳方略議論不一命知申事安崇善密封不
洩決定攻討之計命群臣議可將三軍皆曰崔潤德將
中軍李順蒙將左軍崔海山將右軍順蒙啓曰軍士進
退專在中軍臣將左軍何以立功乞以潤德為主將以
臣為副將山海為左李恪為右臣率先鋒精騎五六百
先入賊境勢可擊則擊不可則混屯以待後孟思誠亦
言之 上從其言遂命海山先往造浮橋於鴨綠江以
事目諭潤德順蒙言海山先渡江邊役民伐材恐相扇
浮言以生彼疑黃喜權軫河敬復兵曹判書崔士康等
曰解氷則彼必皆事耕種宜令海山先到其處權稱巡
審城柵潛辨諸事待其不意合水陸之軍同力造之何
必更差他人 上從之即諭海山曰初命卿往造浮橋

更思之無端伐村則人心浮動彼必知之今以卿為城柵巡審使托以擇定木柵新基巡審江邊潛思密慮以待軍士之至急造浮橋〻若不堅緻使人馬俱陷非細故也李爛類編西錄

夏四月初十日崔潤德會平安黃海軍馬于江界府分軍令中軍節度使李順蒙領兵五千五百十五向首賊李滿住寨里左軍節度使崔海山領兵二千七百向車餘等處右軍節度使李恪領兵一千七百七十向馬遷等處　戰節制使李澄石領兵三千一十向凡刺等處金孝誠領兵一千八百八向林哈剌父母寨里洪師錫領兵一千一百十一向八里水等處潤德自領兵二千五百九十九直直走林哈等處里　上遣集賢殿副提學李宣教潤德曰用法帝王之所重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役周宣興六月之師是皆生民之害社稷之憂不得已者也蠢茲野人逼處我彊鼠竊狗盜者屢而謂默心之俗不足與較含忍包容久矣今乃潛入邊境屠殺老弱擄掠婦女掃蕩民居肆行暴虐討罪之舉豈得已哉惟卿稟忠義之姿兼將相之畧聲聞素著中外共知茲命卿將中軍問罪野人惟是副將以下大小軍官士卒之在行者卿皆將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教順蒙海山澄

石恪孝誠等曰君人之道惟在保民將相之忠貴乎敵愾蠢茲野人肆豺狼之心逞蜂蠆之毒侵掠我邊彊殘我生靈孤兒寡妻起惡傷和此寡人所以哀慟惻怛不已已而亦卿等之所拱拊心切齒者也舉兵聲罪烏可得已肆命卿等將某軍往討之其悉同心協力以聽主將方略克成拆衝之功以答邊民望教三品以下軍官軍民等曰蠢茲野人以梟獍之姿行豺狼之心隣我彊場常抱禍心伺隙侵掠防備之嚴行戍勞為爾生民之患久矣今又凌犯邊徼敘害生靈掃蕩廬室予寐疾心命將〻討罪爾衆士其悉予宵旰之憂謹將帥節制之

律除老弱及婦女外如能斬首以級之多少或超三等或超二等或超一等賞戢賞賚其揔牌小牌雖不自成功而部內斬獲多者亦差等賞戢賞賚如不遵軍令者雖成功而無賞爾其各盡乃勇以致果毅勗哉須教既畢潤德會諸將令曰有違主將條令者當以軍法從事無忽其條令云臨戰麾而不應者聞鼓不進者不進救將帥者漏洩軍情者發妖言惑衆者告大將斬失其牌而從他牌亡章者喧嘩者罰伍中失三人者罰不救牌頭者斬入賊里令前收拾財寶者斬入賊里老弱男婦勿擊雖壯者降則勿敘行軍險阻忽遇賊人止而擊之

角報其軍諸軍角報主將退北者斬勿殺鷄犬牛馬勿
禁家舍大低征伐之法以義誅不義攻其心而萬全義
也若有侵殺老幼要殺唐人欲釣軍攻而犯干條令者
並依軍令施行越江時須要伍〻什〻次第上舡毋得
輒爭違者論罪令訖與諸將約以十九日并擣賊穴若
風雨晦暝以二十日為期潤德自所灘下時番洞口過
江住帥江邊有四獐自投營中營軍獲之潤德曰獐野
獸也今日來見獲實野人殲滅之兆也至魚虛江邊留
兵六百設柵十九日昧爽攻林哈剌寨里仍住營沈吒
納奴寨里皆迯去見江邊虜十餘輩出射潤德曰通事

馬邊者呼之語曰我等行兵只為忽剌温非為爾也毋
恐虜皆下馬叩頭二十日洪師錫軍至與潤德會生擒
三十一虜從後挑戰乃斬其餘虜二十六自吒納奴東
山至哈剌寨里遍歷搜捕日暮退營石門令知慈城郡
趙復明知載寧郡守金仍等領兵五千一百名並搜各
里至吒納奴寨里無人潤德以順蒙不献馘不待令先
行崔海山不及軍期李澄石不待令先行劾之遣吳明
義奉箋賀又遣朴好問啓曰宣德八年敬奉符教將討
婆楮江冦送至左符叅驗發兵敬此即發馬步兵一萬
黃海道軍兵五千四月初十日會江界府分屬諸將七

道俱進本月十九日諸將潛師勦捕男婦并二百三十六名斬獲一百七十名得牛馬一百七十餘頭我軍死者四人中箭者五人　上賜明義好問衣各二領遣宣慰使朴信生至軍賜酒勞諸將宣旨曰今日之事實賴天地　祖宗之靈以至於此非予所堪當也還鄉之日宜有報復其生擒人除老弱外丁壯悉皆斬之沿江等處謹守禦順蒙澄石海山等以劾不預　上召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河敬復安純禮曹判書申商曰予自臨御以後每致意於守文兵革之事未嘗及也今豈大喜功敵加於己不得不舉而幸至大捷何以保安此功無

有後患乎皆曰矜大之心古今所戒　殿下不以大勝爲喜臣等深賀堅城柵備粮餉虜不虞存敬畏可無後患矣　上又曰今當征討之後賊若來報復令邊將堅壁清野以待審其形勢臨機追捕何如皆曰可　上又曰今赴征軍士馬死者千數以倉米買馬以給何如皆曰不可　上又曰令邊上將卒爲私語開諭斡木河及諸種野人曰婆猪江野人久蒙國家恩待而無名動衆背德敎掠故不得已名將討罪豈好功而然歟若彼人悔過自新誠心歸順則國家必待之如初矣云則何如皆曰可　上又曰崔海山不從元帥之令元帥逼邇以

千餘兵所獲最小宜坐違誤軍機之罪然輕赦不可追
論亦不可論功皆曰若非遇赦不宜免罪豈應論賞只
論管下有功之士可也　上議于黃喜權軫等曰昔在
己亥東征對馬島統制使柳廷顯回來命代言往迎之
都體察使李從茂回來予從　上王幸樂天亭迎慰盖
從茂親征對馬島異於廷顯例也今婆猪之役比對馬
島其功倍矣潤德順蒙等凱還之日何以處之予謂潤
德則親出迎於慕華館李順蒙以下欲令大臣若大臣
往迎若曰太重則潤德令大君若知申事往迎順蒙以
下令大臣若代言往迎何如昔李晟討朱泚收復京城

德宗拜晟司徒賜永寧里第特賜宴令太常備樂京兆
供饌具鼓吹以為榮觀後周世宗時遣將帥如此其榮
今則何如喜等曰　上王迎慰從　於樂天亭者時偶
幸樂天亭而從茂適至耳非欲異於廷顯也彼唐周之
帝寵待將帥者在當時不如此不足而結其心今日之
事非如收復之功只征小醜而已時異事殊何必出迎
潤德命知申事迎慰順蒙以下命集賢殿官迎慰亦足
為一時之榮觀矣從之禮曹請以捷告廟布告中外仍
令稱賀教曰可　上欲賞諸將之功議諸大臣許稠欲
加設領中樞院事以賞潤德孟思誠欲以已戒授之二

議未定及除授之日特命左代言金宗瑞代安崇善事
文選群臣未知　上意　上引見宗瑞曰卿記去年之
言乎與卿嘗言潤德可為首相然其任至重不可賞戰
功也今潤德雖有戰功若無才德斷不可授也子先後
取信如此卿具陳此意於大臣熟議以啓思誠等皆曰
潤德公廉正直勤謹奉公雖為首相無愧也　上曰予
意如此而大臣之意亦如此其代權軫之職以潤德為
右議政順蒙判中樞院事李恪李澄石中樞院事金孝
誠洪師錫中樞副使賜潤德奴婢十口順蒙八口恪澄
石六口師錫五口孝誠四口李叔疇能調兵運粮陞資

為工曹參判　仍任平安道都觀察使　上御勤政殿
宴慰潤德等及將吏分賜尚方衣靴令服以赴宴　上
親執爵賜潤德等又命世子行酒仍命潤德勿起受酒
命軍官相對起舞潤德亦酒酣起舞上同
韓忠成公明會建議吾東方當三國鼎峙之日有十萬兵
本朝盡有其城而軍額反不及請盡刷漏戶隱丁編之
行伍　上從之有司　欲增額一家十丁簽九為兵民
不能堪公啓兵務精不必務多請停之　上稱善行狀
文簡公　作其外祖司宰監正朴弘信傳書其後曰昔魏
相諫宣帝之言曰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謂之應兵

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憤者謂之憤兵兵憤者敗
今對馬之帥將謂之應兵乎將謂之憤兵乎倭奴在高
麗時雖屢侵犯及我朝之興堂〻宙謨守〻益固海寇
窃發浸不如昔且都豆晋延平之賊非故為我來也得
米酒輒解而去信如是則非若狐狁之侵偪京邑宣王
不得而已應之之比也彼成吉之囙醉不能拒不足論
也思儉濫叨推轂方向之帥而見圍於殘冠凱以犒遺
而得脫此則邊將之不得其人也朝廷之恥大矣不此
之患而爭恨小故卒興六月之師遠涉重溟之儉伺其
空虛欲俘其耄倪此憤兵之尤者也古語有之千鈞之

弩不為鼷鼠發機唐太宗曰小國之勝不武況未可必
乎彼對馬之衆不過吾之一小縣而梟健者皆赴江浙
今調三道精兵付之時所謂方召者而又以冢宰為都
統一舉而卒困於一小縣尫羸之衆何其示弱而不武
之甚耶且邀其歸路之策尤為踈矣江浙之賊其還也
不可逆　其期日茫〻滄海之中何地為據險阻之便
乎縱值其還吾舡遲重賊舡輕迅帆風飄忽一步一瞬
之頃踔千百里寧可幾其相及乎　當時謨謀諸公皆
元勳碩輔為國深計者而許公亢直足以回天意也乃
反縱史成之何也吾祖身為褊裨制在于人然於危急

之際不啻已便而能横身以當虎啄且免士卒以生地
真得戎臣死綏之節凡吾為子孫者可悲也而亦有可
慰者焉茅為當時大臣惜也 謏聞瑣錄

對馬島舊屬新羅不知何時為倭奴所據按 世宗祖己
亥五月倭船三十餘艘入寇于庇仁海州等處 上欲
乘虛擊之命領議政柳廷顯為都統使崔潤德為都節
使使親餞于漢江亭發慶尚全羅忠清等道兵船三百
二十七艘一萬七千人賫六十五日粮渡海至對馬島
知浦賊皆遁逃乃攻棄賊舡一百二十焚賊巢二十斬
首虜并二百餘是役也五月二十一日出征六月十七
日發舡七月初三日引還苟非神筭不測何以迅疾若
此亦可見 祖宗兵革之盛矣今國家自經壬辰變後
專力於舟師而三道兵船堇九十餘隻戰具水卒又不
整齊倉卒難以取勝可歎 芝峯類說

壬辰變初巡邊使李鎰到尚州而不明斥候人告賊逼鎰
怒其惑衆斬之以徇故賊已入境而無敢告者鎰聞賊
砲聲始出屯城外賊兵滿野我軍驚潰死者山積鎰堇
走免時副元帥申砬住忠州金牧使汝岉在軍中請把
截鳥嶺砬不從乃背獺川而陣賊逾嶺直擣我軍流尸
蔽江砬亦赴水死二人乃一時名將而臨事岨峿如此

蓋其素不習戰故也上同

我國平時中外軍額十八萬零户保通計則無慮五十萬而自經倭變見存單六萬雖年年設法充定而絶户流亡者尚多未充至於京外哨軍不過數萬而元軍及公私賤并入編伍實數亦小緩急難恃極可寒心是雖乱後生齒未敷實由士族閑遊者衆而應役之民寡故也若非大改更張恐無善策為國者宜致思焉上同

吾東方在三國鼎立時號為強國唐人謂高麗善守城又謂攻城必取未有如高麗者至今兵力單弱非但不能取於人亦不能自守何也唐太宗時高忠真以十五萬衆救高麗以瓜分之地而軍衆如此今三朝一統而當國者每患無兵嗚呼是豈理也哉上同

前朝時紅巾賊十四萬水渡鴨綠江直擣松京前鋒與羽報偕至恭愍王避走安東合諸道兵二十萬單得平定云可見衰麗兵力猶勝於今日也在時時嶺南軍兵十餘萬而壬辰變初余以防禦使從事官赴嶺南則軍兵潰散無一人至者招募累日只得數百步卒而已況今國力又非壬辰之比二十萬兵倉卒何從辦出可謂寒心上同

養兵以養民為本不養民而能養兵者未之有也我國之

兵不為預養而倉卒調用遇賊崩潰勢所必至難使韓白為將亦無奈何壬辰之已事可鑑今內而訓鍊都監外而民力已渴倒懸救束伍之制視往時軍容稍若可觀而民力已渴倒懸日甚既失休養生息方之恐無緩急效用之實任事者盍亦思其本乎 上同

咸鏡北道士馬精強甲於東方而自乱後生齒日耗士兵凋損重以近歲厲疫死者殆且數萬比平時存者不滿十分之一且本道武士終身苦戍不得登仕於朝以故不樂赴舉絕無控弦之人古語曰徵兵滿萬不如招募數千士兵如此緩急何恃可為寒心 上同

壬辰設訓鍊都監以柳成龍為都提調初平壤之復也上詣譽都督李如松問天兵前後勝敗之異都督曰前来北方之將恆習防胡戰法故戰不利今來所用乃戚將軍紀効新書禦倭之法所以全勝也 上請見戚書都督秘之不出 上密令譯官講得於都督麾下人上在海州以視柳成龍曰予觀天下書多矣此書實難曉卿為我講解使可效法龍與從事官李時發等討論又得儒生韓嵩為郎專掌質問于天將衙門及 上還都命設訓鍊都監成龍為都提調武士趙儆為大將兵曹判書李德馨為有司堂上文臣辛慶晋李弘胄為郎

屬募飢民為兵應者頗奪趙儆設法以限之能舉一巨石超越一丈墻者入格旬日得數千人教以戚氏三手練技之法置把摠哨官部分演習悉知戚制數月而成軍容 上親臨習陣此後都監軍常宿衛扈從國家賴之成龍仍請措置粮餉加募兵一萬於京城置伍營〻置二千每年半留城中鍊習半出城外擇開曠之地為屯田轉環替代以厚兵食之源而益固根本 上皆從之事竟不行 宣廟寶鑑

壬辰賊兵雖退而東萊釜山之間猶屯據自如無渡海意先生上狀言此賊盤據腹內天兵又不可恃宜及此時上下戮力以為自強之計急招精兵與賊慣戰心膽已堅者分配猛將常加操練以備不時調用且賊之所恃以全勝者惟鳥銃耳我國亦日夜訓鍊使軍士燕不學習則賊之長技我亦有之矣又言及此泝兵未還之間大砲狼筅創劒器械一一傳習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則數年之間可得精卒數萬賊來可以待之矣仍擇丁壯者送浙江叅將駱尚志習大砲諸技 西崖行狀

柳西厓成龍論兵則曰禮樂而已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百萬之衆分數整齊非禮而何萬人一心無間可乘非樂而何 行狀

上出幸時見一小童在于旗下初以為觀光之童更視之則乃軍士也　上惻然下教如此兒童心不欲離慈母之懷干戈之役豈其所堪乎予見此兒心懷不寧夜不能寐予以不敏叨居君位致有此事尤可恨也兵曹其點閱軍士如有年未滿者則皆可還送待年立役也予寧失數年之兵不忍使兒童立役也兵曹乃募軍卒自言其年使之下歸軍卒雖有幼稚者恐還鄉之後被守令更定苦役顧歸者無幾矣（栗谷先生外集）

我國軍政不脩軍無部伍將不知兵師之際殆同兒戲以如此之兵遇敵而敗輒行軍法則勢有所不可故國家不復究問一以姑息待之敗軍之將棄城之守無所責罰或有位任如故者然如此姑息如此解弛則雖與之天下不可一朝也居雖倭賊自滅亦無不亡之理也臣聞　皇朝兵制自什伍以上管轄相承分數明白號令一發雷行風動萬人整肅蹈赴白刃至於軍禮相接極其嚴畏統制所臨輒至庭叅以常時名分素定等級難犯故也我國則不然兵使通關于巡察視為等夷相遇之際平揖如常交節制所加頡頏不承皆無如之何又曰此而不相輯睦各不相下為朝廷憂此良由朝廷未常定為明法使奉承無貳故也請自今著明節制相承

之令諸師相見之禮須下軍前使之一依　皇朝之制如有違悞一一究治敗軍失守之人一以軍法從事則庶見作新人心以戰以守而可以制勝矣牛溪便宜啓辭

八松尹煌當丙子秋上劄曰臣之前日所言陰雨之脩也今則禍機已迫燃眉之急也請　殿下先發宮掖近習之少壯者次發宗室百官之才俊者次發儒生次發吏胥次發市民次發公私賤則國都之中可得數萬人四方選兵亦用此道先發豪門盛族後及小民則孰敢惡咨孰敢規避如是則十數萬精兵不勞可得碑銘

議論反覆

黃李沃牧使瑋之子也己卯歲趙文正諸公既被竄黃訪余兄叔均曰吾欲上書救趙大憲等已具稿矣子其寫之出諸袖中示之曰疏意若何答曰此疏甚善非公好善安能及此仍極口勸之黃不寫而去數日與尹世貞李來等連名上疏其大要曰趙某變乱舊章朋黨誤國請置之法趙公以此遭禍盖黃作兩件疏先以救疏示余兄見其與己不合故不寫而去其奸譎之狀可勝道哉裨官雜記

金鶴峯誠一剛直敢言宋判書猋壽以特進官詣經筵其子應漑以玉堂應泂以注書入侍講語畢及乙巳事宋

公泣陳其寃枉之狀悲動左右鶴峯亦以正言在筵進
曰猥壽在乙巳間附麗權奸至錄為勲享其冨貴二十
餘年及今　聖明在上公論大行乃以悲辭苦語指陳
其寃欲窃公論之名真小人情狀也猥壽惶恐而退三
父子一時引疾聞者縮頸而公辭氣自如　荷潭野乘
介清往拜奇大升請師事之大升曰汝文理已通何必學
他人拒而不納介清辭退坐客問曰公何拒之甚耶大
升曰君不見其容貌乎決不可親近者也介清不勝慚
憤即上京曰沈義謙洪仁慶求見朴淳〻留置廊房敖
其婿李希斡及子侄等介清亦受學於淳〻愛之如親

子弟幾　十餘年薦為齋郎介清之於淳義則師生恩
猶父子及淳失勢後介清反附其人欲掩其迹時往淳
家致其款意人無不痛憤淳猶不疑待之如一有言於
淳者則淳輒怒曰鄭介清敢豈如是乎一日介清往謁
淳于永平白雲山下淳問曰汝自何而來介清對曰自
務安本家來矣淳曰自此向何處介清曰與人同行不
可先後今日入京留數日還家矣淳女李希斡妻朴氏
令女奴問介清公就於其僕〻〻曰某月某日離家來
京留二十餘日今始來此矣女奴曰然則以何事久留
京中僕曰如我迷劣下人不知其由側聞谷城有闕吏

曹判書約以除授故昨日午後往判書宅昏時辭退矣
判書即李山海也未幾介清果除授谷城淳聞之曰介
清本賤微若不乘時附勢難以立身何足恠乎 梧陰雜記

尹判書國馨為承旨將詣經筵尹恭原卓然亦以特進同
在賓廳時王子漸橫恭原方為刑部尚書極言王子受
賄擾刑獄之事國馨入對言之 上問所從聞以聞於
恭原對 上顧問恭原〻〻見 上色不悅恐忤旨對
曰臣所不知 上怒黜為尚州牧使沈聽天守慶退謂
恭原曰公極言王子事吾亦預聞公豈忘之歟恭原面
赤不能答恭原之反覆固不足言聽天之不能誦言於
上而退有後言亦失勿期之義矣 荷潭野乘

賊臣鄭汝立全州人博覽強記貫穿經傳論義高激踔厲
風發見栗谷為推所推重傾身事之執弟子禮至有孔
子已孰底柿子栗谷未孰底柿子之論栗谷奇其才近
譽之遂濟清顯名聲籍甚栗谷既卒汝立見時訒漸變
遂背之諂附李潑兄弟一日 上問李珥何如人群臣
未及對汝立極言其短不遺餘力 上甚惡之曰汝立
今之邢恕汝立恕目而退弃官敀全州屢徵不起武斷
鄉曲潛謀不軌事發自敘 上同

辛未金塗遞而尹昉復為相人言尹公必不能崖異以失

上意故也其後追崇之訒復作昉外隨朝論陽為廷爭而內則陰主追崇一日同卿宰在賓廳謂余曰朝廷若力爭則　上必允從余曰相位意如此則宜若口謁誠期於回天誰敢禁止尹默然諸宰皆微笑李貴詆相臣不當廷爭罵辱張維言辭甚悖以張維主廷論也李廷龜作色曰此非一家事朝廷公會安得愕無禮如此昉怊然余謂人曰余今日始知尹相之量為大也羅萬甲曰此安得為量不過無廉恥而然也余昉崔完城尹之孫坵時為献納與崔訒定廷爭啓辭余大謂崔曰公既主追廷廷爭文字則不可指揮也坵色變而起及金光炫姜碩期等被罪張維謂余曰事至於此可停廷論不陷　上於過舉余曰到于今日雖甚主追崇者不敢發之於口以取迎合之譏張深以余言為然而李聖求遽變其說以順　上昔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者真格言也上同

報應

李縣令公獜觀察尹仁之子也取叅判朴彭年女合巹之一夜夢有翁八人来拜於前曰某等將就死公若活湯鑊之命則有以厚報李驚問之則饔人將以八鱉調羹即令放于江流一鱉逸去小奚持鍤以捕之誤斷其頸死

焉其夜又夢七翁来謝後李生八子名之曰龜鼇鼈鼉
黿鯨鯤龍志其祥也皆有才名人比之荀氏八龍黿字浪
翁行義文章尤為世所推以佔畢齋門徒死於甲子之
禍其驗尤著至今李氏不食黿鼈余娶李氏即浪翁之
玄孫聞其事甚詳涪溪記聞

濟州舊俗不葬其親死輒委之壑奇公虔未上任先勅州
牧脩棺槨教以斂葬州之葬其親自公始一境歎服教
化大行一日公夢見三百餘人拜於庭下叩謝曰賴公
之惠得免暴骨無以報恩應於今年生育　賢孫先是
公之子三人皆無嗣果是歲公之子掌令軸生子曰禶

官至應教禶子曰迥适遠進遵迥持平遵應教迥之孫
苓承旨又其孫協江華府使适之子大鼎掌令遠之孫
孝謹　進之子大升大司諫遵稱服齋先生大升
稱高峰先生皆以道德文章冠冕士林服齋之子大恒
判尹又其孫某今領議政吁盛矣神道碑銘

李憲平公封牧隱之曾孫也有文名性嚴毅人莫敢干以
私嘗為刑曹判書按獄之際用法頗峻以此冤死者亦
多同宗士亭李公之茲常言憲平身沒之後于今百有
餘年其子孫微弱堇免流丐豈非峻刑之報也為刑官
者不可不慎余再為刑判每思士亭之言瞿然惕慮豈

非一助也（开窓閑話）

柳武靈子光嘗在廢朝始搆害士類使廢主縱其殺戮者全由子光也士林切齒反正後以首叅密謀有推戴之功公訒未發一日子光以都揔管將入直軒從已具整服束帶而坐棄旧扇素新扇手執見之扇面細書四字曰奇禍立至大驚異點然良久將出忽有吏來報曰堂諫交章請罪云未幾得允竄流湖南未宥而死子軫房皆竄北道以死此理未可究也雖假人手豈非天也（思齋摭言）

世傳鄭雲程嘗竄謫武靈君子光素疾公以毒藥納囊送而且語曰公之此行恐終不免持以自處可也公受而藏之公還放子光被罪亦謫公乃以所藏藥囊送之曰此特前日贈我者謫中所須故今奉還矣予恐傳之者子之誤問於永叔永叔曰人有横逆於蓄心不忘固非君子之事假使以直報惡亦不當如此也（丙辰丁巳錄）

安相公瑭平生好食鱉有時求諸三江之漁夫亦有聞公之所嗜而來献者公之未發禍之前有小鱉如銅錢於簾下抹樓及内外庭中散行無數不能盡除置瓮於庭中拾而投之滿則負瓮放之於江纔及周年公之子處謙被誣而誅公亦緣坐而死禍之生非由鱉而是亦鱉妖也（松窩雜記）

趙光祖等以所學之正又得君之專一朝芟夷鋤除略無顧惜何也几世主之於臣下其貪淫邪毒皆不深惡獨以勢逼謀危為說則雖明哲之君罕不陷其術中而姦賊得以一網打盡光祖等之死正坐此耳厥後庚寅年沈貞謫江西尋賜死其子思順又死獄中人皆以為金安老謀殺之安老果與有力焉然沈貞一時被罪者固多矣獨於貞也　中廟必殺之又杖殺其子於獄中則豈獨安老之所能為哉先是國舅尹汝弼泣謂沈貞曰東宮雀鼠之憂慘矣沈貞遂以其說曰白於經筵朴氏禍遂肇於此朴氏未發之前豈不諳沈貞必欲殺之也及安老勢成之後論殺朴氏母子世人徒知朴氏之禍極於安老而殊不知貞也實倡之也此必　中廟常畜殺貞之心特因其機而發之也貞及二子皆不得其死南袞無後景舟外孫以王子遭慘禍天之報施亦可謂昭昭矣（海東野言別集）

趙靜庵文正公之賜死也金吾郎柳淥有迫促之意公噓唏而歎曰古人有抱詔書大哭傳舍者何其異耶吁一言使人哽塞雖奉王命何忍逼迫過十年柳之子橫罹門禍非命而終雖非門孽無乃坐其父不緩大賢人須史之死耶抑亦天道好還假手於人者耶（开窓閑話）

安斯文彭壽家在海州為養老親乞邑為延安府使一日有民曰私憎誣指良民為盜賊来告于官安公乘醉命拿致被告人三父子于庭蒙然不辨任吏自為吏受誣告者贈賂搆辞羅織縱杖亂擊片時敘盡三命乃已余時為監司得詳其由理申其寃以濫刑啓聞罷歸海州田里已卯變起後朝廷以非罪見罷特除禮曹叅議赴召行至延安宿東軒夜半忽中惡流血滿席暴死自古枉敘人命者必受陰報未或不然亦可以為聽獄者之戒思齋撫言

尹校理潔與綾城尉具思顔為葱竹交安名世之死具有力焉尹心寃之一日與思顔飲於蚕頭問曰命世坐何罪以死曰賦詩曰三月長安百草香漢江流水正洋洋欲知聖代無窮意看取王孫舞袖長思顔詣闕奏之文定震怒命棄市尹之就囚也道遇思顔呼之曰具君是誠何事歟思顔鞭馬避之馬驚墜即死思顔之誣搆也自以為得計豈知其死乃先於尹也詩曰不畏于人不畏天信哉涪溪記聞

尹元衡寧敦領之任于也得志之後與三五同惡之人結為心腹盡將平生所怨悉置之死地威權既隆四方賄賂輻輳其門京中諸宅至六十奪人減獲田土不可勝

記一時生敘予奪皆出其意又以其賤妾爲夫人朝士之貪勢利者與其妾子女爲婚幸賴公訒不泯至二十年乃得聲罪斥黜未幾死豈非宗社之靈默祐於冥冥乎 裨官雜記

尹元衡具其夫人可去狀上言以離之妾蘭貞頻以食物遺之最後聞其病饋食鹽既食煩懣即逝人以爲置毒尹既被黜蘭貞傳聞法司將拿問自縊而殞元衡亦尋死尹之毒敘無辜有幾許人今得此報抑亦晚矣 上同

梁允溫坐尹任坐謫海南彥慤爲全羅監司以允溫出入舍壯啓拿來死杖下彥慤復爲京幾監司落馬一脚掛鐙不脫馬且奔且踢頭腦及骨節破碎而死人咸快之以爲天道有知 東閣記話

卜者洪繼灌筭成安公造化一生吉凶禍福纖毫不差至於棄世之年月亦皆言之公以所經之事無不沕合至其年象爲身後之具以待洪卜適以事往湖南逢人自京來者必問公安否一年已過公固無蟋洪大異之還京即往公宅公曰吾信汝卜自分命盡今年何以不驗洪曰惟公之命盡其心力宜無差謬而古之人有以陰德延壽者公之厚德必有是也公曰豈有是哉但修撰時脫直還家路上有紅袱取而見之乃純金盞一霎也

默而藏之掛榜闕門曰某日有失物者訪我来翌日一人来謁曰小人乃大殿水賜間別監也子侄有婚禮窃借御厨金盞而失之已杞死罪後日現露則必伏法而誅矣公之所得無乃此物乎答曰然出而給之洪曰公之延壽必由此也後十五年而卒名臣錄

庶孽姜祐改名應舉偽着直講車軾典籍安海名而安海欲告言官軾止之曰文祐往年削其科今又削之不祥吾寧受辜不忍發海竟發之削其科錮其舉明年海目疾喪明人謂積不善之致德軾而薄海庶孽鄭番中謁聖及第壯頭唱榜臺諫論之削其科番擲袍笏而出曰人之為不善定必逮子孫言官之奪吾科者殃其及子孫乎其臺諫有獨子明年死人皆曰天道好還甚可畏也于今之諂附權臣者一敗非但如鄭番之人才亦多殃及子孫尤可畏哉於于野談

余為黃海監司時有一文臣堂上權勢焃然貪饕無厭嘗防納黃州司宰濟用等監貢物元定價木五十同而兵使鄭沆欲為媚悅加徵五同輸送于其家其人無意脩納兩監催文給繹於監營監司投致色吏每加刑訊本州送人於其家催納則輒以官威囚禁不敢開口者既至三年鄭沆遞歸兵使權餘慶繼来亦承風旨不敢可

否判官慎守乙多倫土物滿載一駄折簡哀乞則盡納其物而亦不修答守乙逢人輒說其人聞而惡之喉臺諫駁去餘慶更徵五十同之木於民間時方窮夏惡讞朋興余嘗憤其為人癸亥反正初除又為忠清監司其人奪占民田洪州天安牙山溫陽等地廣設屯田多至六處積穀累千時朝廷行文列邑毀撤私屯所入接之徒一時迸散穀物牛畜沒入官家聖化維新方論方張其人父子分配絶徼又出逆口父子并係牢獄家產蕩然甲第三區受其廉價盡賣權貴之家久乃得免還發配大翁沒於謫所今雖放還流離湖右窮悴莫存天道神明足為貪婪者之戒竹窓閑話

制勝

吉州人李施愛唱亂叛書聞即除公節度使公方守喪不敢辭翌日陞辭大軍至居山驛前賊鋒已擁蔓嶺中峯我軍仰攻矢石皆不及賊則居高下瞰矢石下如雨死傷過當公入軍中見魚有治卓鞭指示曰枕梅一峰隆起瞰絡蔓嶺若使敢死士數百乘不意得上狂賊坐受縛矣非公則不能耳有沼雉遂潛師魚貫緣崖而上望旗幟冉冉林木間公在中軍手援桴督戰賊皆屬目有沼兵已到中峯萬衆齊呼松風海濤亡助聲勢賊陣動

不能枝梧士馬填軋聲如萬雷施愛跳諸將欲急追合
曰吾胷中已縛施愛自古元兇失勢其下相畜以凱冨
冨施愛之頭將至賫從之徒皆吾赤子豈容窮兵多殺
數日李絿等縛施愛至軍前許琮碑銘

吉州人李施愛謀叛龜城君浚為都揔使右贊成曹錫文
為副往討之魚襄肅公世恭為觀察使官軍鎮洪原縣
夜聞賊來襲都揔使欲移陣避之公曰今入賊境人心
危疑主將若動無敵自破我軍雖少皆是精銳安可示
弱乎乃止明日都揔使又聞賊要夜襲之欲退陣咸關
嶺公不可曰大軍在賊後賊必不來縱使之來彼此夾
攻為我擒矣今若夜行賊必來截其敗也必矣遂止明
日逾嶺賊果伏兵欲絕輜重官軍逐之乃遁其臨行料
事如此仍平分咸吉道為南北而移公為北道觀察使
遂安北方時年三十六稗官雜記

鄭翼惠公蘭宗守北門也急患風眩不理軍務者逾月于
時北狄尼麻車之部聞公病謀欲入寇公詗知之力疾
而起與僚佐箋詩之曰兵有先事攻心之法此可以計撓
之乃聚城底胡酋數十人語之曰有朝旨令節度使將
五鎮兵討尼麻車以懲前日寇邊之罪爾等亦當從軍
因與約為期日而遣之尼麻車聞之怖以為大軍將至

迯竄山野遂失耕獲馬畜多斃數歲不敢窺邊僚佐服
公機智欲具由以啓又止之曰職所當爲何煩聞碑銘
元帥曰今日之策有二賊入都城　廟社南遷國之所賴
以中興者其責在我況今都民未必專附於賊至有觀
望成敗者若少遲一兩日則人皆堅意向賊雖有八路
之兵攻之未易及此時決一死戰一也催李署兵守東
路申景禎兵守南路四面把守絶其餉道待諸路兵併
力擊之務出萬全二也二者何居焉鄭忠信對曰諸將
不能戮力討賊〻犯京城　君父播越罪合萬誅事已
急矣不可翫寇無倫成敗城下一戰烏可已也況先據

北山者勝官軍據鞍嶺而陣則其勢當俯壓都城都民
之觀望者若知元帥之大軍已臨鞍嶺其勢必當內應
且賊不可不出戰〻必仰攻得其形便陣脚甚固則破
賊必矣老爺督諸軍鱗次而進可於明曉齊到鞍嶺計
無逾於此者南以興曰今日之策忠信之策爲最願帥
府速決崔晛金時讓李敏求金起宗亦賛其計元帥一
言而斷忠信遂跨馬先出諸將無異辭西征錄
李忠武公舜臣嘗在陣晝夜戎嚴未嘗解甲而卧一夜月
色甚明公忽起飲一杯悉召諸將曰賊多詐謀無月時
固當襲我月明亦應来不可不警備遂吹角令諸船皆

舉碇俄而候船告賊来落月掛西賊舡從陰黑中来者不可勝數中軍放大砲吶喊諸舡皆應賊至有脩遂不敢犯而退諸將以為神 行狀

通下情

金鶴峰誠一特授羅州據地也恐民情或有壅閼置一鼓於門令民有寃者撾之民情以自盡焉 碑銘

栗谷先生嘗入侍啓曰命令不行之由亦可以今夜卜之君臣之間當如父子上下交孚然後事功成矣今者入侍咫尺之地而自尚不開懷情意阻隔如此況於千里之外命令豈通乎應溉曰陰陽和而後雨澤降萬物遂若 殿下徒為淵默則上下阻隔矣 上乃言曰以予為不言者是矣然則別有何言乎今者所言而敢於予之身自顧無似固不能興治之道也是以不言耳 栗谷外集

濟人

黃列成公守身自少已有大成人之方方五六歲時與群兒嬉戲有一兒誤墮井中群兒駭散公毅然不動聲解衣濡足以拯之翼成聞之已知有濟物之志 碑銘

李孝翼公俊民在寧越時有一書生請見曰方讀書雉岳願得三年書粮公不復問其姓名輒與之復告以運致

為難即使人輸送後公長西銓而其書生為佐貳曰我
曾是乞粮生也公始知之行狀

李相國恒福年十二三時已負氣好義有踈財濟物之志
嘗着新襦隣兒有衣弊者見而欲之公即解而與之又
嘗脫所着屨以與人洗而歸母崔氏欲試其意陽怒呵
之公對曰人有欲者不忍不與崔夫人嘆曰此異事也
名臣錄

栗谷先生曰常以溫恭慈愛惠人濟物為心若以其侵人
害物之事一毫不可留於心曲擊蒙要訣

鄭秋巒之雲友人宋翼弼為仇家所嫉闔門遘禍無所歸
公舍養之餘十年以為難及東儒師友錄谿谷所撰墓碣

李土亭少孤及長婿毛山守醮之翌日出而暮返家人覺
其新袍亡問之則過弘濟橋見丐兒凍冷割而分之衣
三兒矣聞者異之東儒師友錄

金鶴峯在髻齔嘗與群兒共遊層岩上一兒失足墜之他
兒皆驚散公即奔告使及救活聞者異之比之擊尾事
上同

鄭叅判協壬辰倭乱率家屬避乱到一津頭主人索高價
檥舟彼岸有士族流離者奉老親屯聚江邊終日不得
渡公見之惻然招舟子即解行橐盡給衣服又代給士

族者之舟直先渡士族後始洛家屬舟人義之欲還其直公不受其士族邈然曾不相識又不知代給舟價舟人言之始乃驚歎不覺感泣而去其恤患之義洛物之仁天品自然少無作為尤難及也 开窓閑話

成石田輅反人子被俘於倭欲贖無銀公為之解裝以五六銀器與之其輕財重義如此 名臣錄

柳夏亭聰明過人平生所學終身不忘每當中夜誦其文思其義常以洛人為心故欲作橋梁院宇者雖僧徒即與錢帛好施於人雖至微物不取諸人常言朋友固有通財之義然慎勿干索可也 名臣錄

憂民

退溪先生入侍夕講 啓事時有籍軍之舉先生啓曰纔經山陵又經天使歲且未稔籍軍非時也仍於 榻前出劄展讀大意以為搜兵補闕在所當急但去年以來國恤山陵鉅役連仍入 天使踵至民生困弊今年又有風旱之灾飛蝗蔽天四方憂灾恤旱之報相繼不絕國家未嘗發一號出一政以為救民之計方且家搜戶括贅駈侵督急於星火邦本寧動搖臣〻愚以為不如姑停以待年豐民息而後為之於義為得 上納之命停軍籍 東儒師友錄

賦役之重在古無比四民之中農為最困且諸色軍役苦歇不均近緣政失便宜民無恒產歇者僅存苦者流離侵及族隣展轉蔓延一人逃役闔里盡空根本日傷元氣日耗有不勝其憂者矣差科之下逮捕之際驅催程督愈深愈酷遍及於深山窮谷之中哀哉赤子嫠悴於窮餓之水火愁冤痛苦有不忍言豈但監門鄭俠之畫為可流涕而已哉每聞此隣烟火之久絕追呼旁午未嘗不蹙然動心而彷徨太息也臣聞故老之言 祖宗朝貢法簡而不煩至燕山荒淫昏椓大張綦飲斯作乃取 祖宗時貢案而毀之以箝人口自是之後相承七十餘年莫之敢議認作先王之典使當時嬖幸侵惡於百姓者迄于今而未已豈不慟哉嗚呼由今之道無疲今則法則雖使孔孟論道於內亦無匡時救民之術黃龔接武於外亦無承流宣化之地矣牛溪辛爻封事

中象村當虜使入境疾革氣將絕聲在喉間問虜使還否且曰旱災如此民何以生天之降災吾等之罪也吾死而天雨則無恨矣行狀

無嗜好

李廣陵克培於物無所好而只酷好書史常手不釋卷老不倦自奉儉素食無萬錢之費衣無五采之飾未嘗以

歌舞管絃為娛常曰我或不得已對客聽樂則終日茫然自失若犯重罪然也 行狀

白休庵仁傑平生無嗜好未嘗畜一物為己有居官不受騶直在兵曹取以施諸親舊之貧者服食麁踈凝塵滿席而泊如也 神道碑

柳西崖成龍於外物無嗜好衣服飲食但期粗適不求鮮美視財利如垢膩恐近則汚人暮年飲食饘粥不充而處之泰然 行狀

聽松先生平生澹泊無嗜好未嘗蓄一物為己有〻不合於意者雖一毫未嘗取 墓表

李驪州綏祿平生無嗜好凡聲色貨財玩飾紛華之事皆不用也罷官歸家妻子不免內困居則處陋食淡出則羸驂破鞍布衣不易人不堪其苦而公甘之若飴 碑銘

謹言語

秋江冷話云先龜亭好酒多大略然謹言語未嘗小失好與客着棋終日不倦客問其故答曰生人有氣必有言語有言語則不及朝廷鮮矣終日着棋何以避言諱也人服謹慎

金慕齋家訓第六慎言語曰勿誇己長而談人短勿談人過惡及隱微之事勿談國家朝廷政令得失勿言守令

宰相朝官得失勿喜談淫褻醜語聞人善則喜而常談之勿言毀人之語勿談傲慢侮人之言勿談反常凶悖之言勿譸張忘誕言語松窩雜記

河西金公平時未嘗輕易言語人或誘之使言則曰言語不可不重雖飢寒之至亦不敢發諸口河西附錄

權習齋擘先大夫之最厚交也公少日與安名世允潔同榻相得驩甚及二人以無閑鍵取禍死公遂括囊不言在一家亦不與人談笑終日看書而已崔濂崔洛昆弟以隣生受學殆一年不問其名及登司馬乃知其爲誰其用是官不大顯而七十四享壽終不倦少日嘗見公

來見先大夫主人問之乃答言否則終日穆然而已其篤守如此識小錄

退溪先生人有質問則雖甚淺近說話必有意少間而答之未嘗應聲而對先生雖文字言語之間未嘗有戲褻之語語錄

趙月川稷在山林未嘗談當世之事人或來言則曰在山林則當作山林之語時事何與焉東儒師友錄

栗谷先生自警文心定者言寡定心自寡言始時然後言則言不得不簡續玉露

擊蒙要訣云多言多慮最害心術無事則當靜坐存心接

人則當擇言簡重時然後言則言不得不簡言簡者近道

韜晦

趙石磵云矻自少奇偉卓犖不與世低仰麗季見世亂托青旨不仕入　本朝尹鷄林江陵二府未幾托病卜居廣州之古垣村韜晦不見人一日左相上洛金公士衡歷訪欲勸之一仕石磵穿濶袖布衫頂葦笠長揖不交一語上洛曰崛強是老故態如之何命駕而還石磵騎牛往来鄭金廣津二院施濟行旅嘗自吟曰騎黃牛傍青山麁〻乎其身彩一疋布也不直筆苑雜記

權節者膂力過人與南怡一時齊名　光廟在潛邸聞之臨其第密論大事節佯聾不應遂為韜晦之術托以病狂終身不仕可謂不負其名者矣所着有栗亭亂橋李栗谷為之序芝峯類說

金珌字子修登己卯壯元連延己卯獄被擊幸免佯狂不仕在家見人輒發狂語唯手不釋書卷晝夜披覽飢不呼食寒不呼衣進食則食之進衣則衣之而已廢絕人事思齋摭言

有處士趙廣輔識見高明佯狂自晦當燕山朝任士洪用事朝廷昏亂已不可救一日憤怒謂松堂曰汝武夫不

可斬殺此奴乎不殺則吾當殺汝松堂曰斬一賊紓國患固所甘心後史書之曰盜殺奈何處士笑之丙子丁巳錄

金先生宏弼爲部參奉時冕服百戲一依上官所指後生以其苟從合汚爲嫌先生當時自知名重不欲自別於庸人非大賢以上固不及此矣先生始號爲簑翁曰雖逢大雨外濕而內不濡既而改之曰爲名以露非渾然處世之道也觀此兩事則先生德器謹慎出於天性人禍所不及者而終不免天也破閑雜記南溟追述

樂金漫錄云社稷令公諱世卿有三子曰琨延豐縣監曰璡進士夷簡公諱瑛其季子也三君皆爲名儒延豐公筆法甚妙夷簡公受業於金湜之門已卯禍作爲諸生寫疏伏闕白諸賢寃狀坐此停舉者屢年未幾魁多士躋顯仕而遂自晦公退閉門却掃絕造請唯當官從職一意奉公而已乙巳以後公卿舉被牛李之目而超然不染晚年有合輔之望而公已病矣世皆惜之云夷簡公筆法與金淪知知魯齊名槐院奏本公皆書之不欲以此爲名未嘗爲人操筆世間不多傳頃於順寧君景儉家見冊面勒題者夷簡公筆也金南憲玄成歎服不已

張元帥彥良遭世昇平輕裘緩帶退然若無能者喜書每

以書史自娛對人語未嘗及之人不知公之為文也名臣錄

李正憲公潤慶胷中恢〻有容有守有廟堂之姿有經濟之才與世不偶乃卷而懷之頗其出入塞徼練達軍旅則人見其大也遂以將才歸之莫有其知在諸中者而公亦不以求知於人也碑銘

鄭掌令希登稍長志學常以小學大學為律身施指之方每日端坐讀過一編深有自得之方恐有知不事表襮全務韜晦惟辨奸嫉惡少無假貸以此為憸人之忌或以不善之事有莫使鄭公知之言幸隱公諱球聞此言深加戒責曰明好惡謹取舍乃儒者當先之務辨奸嚴嫉惡甚殊非韜養之道望汝韜晦不欲聞嚴憚於人也公承教以來專務韜光惟恐不及乙巳錄

河西先生乙巳冬以病棄官退居長城縣　朝廷前後除拜皆不就其學主程朱之教研窮性理之原而心存禮法痛自刻責然務為韜晦平居不自表異人視之若無繩檢者吟詩飲酒而已附錄龜岳集

退溪先生深自韜晦雖專精學問而不發於言語文字至於朋友亦未知道學之儒也及其年益高德益邵充養既久精華自炳其實有不可掩者然後學者皆洽然尊

師之（東儒師友錄）

姜承旨緒訒政士尚之子也陽狂隱於酒人乎兩（每）醉兩展其足作謎語一日倒于路側小兒戲曰令公勿路卧恐玉貫碎也姜曰代以金可也時方太平李梧里元翼沈于下僚人未之奇也每見輒曰國家有大亂此人必灑泣以擔當人笑之至壬辰乃驗趙承旨仁後金典翰弘敏一時俱有重名金陝川昌一問于姜曰趙何如人也箕踞而答曰我之奴也金何如人也跪曰我之師也及末年趙失其性處事顛沛然後始服其先見之明（涪溪記聞）

金長浦行剛嚴倜儻不肯隨俗俯仰又慷慨嫉惡如讐不能容人之過自知不免於世談諧放浪以自混覘其言笑諧謔若無所拘撿而察其行則實無愧屋漏（遺事）

土亭目見安名世之赴市則周遊海島佯狂逃世是皆廓廟大器濟世高才鴻飛脫戈枯落巖壑（東儒師友錄本出重峯集）

牛溪先生世居坡山隱德不仕屢徵不就末年承召上來不久還山杜門養病學問高明踐履愈篤與栗谷為道義之交講學之外不及世務知世之不可有為日思韜晦屏居林泉齋志以沒焉（東儒師友錄）

金艾軒諱時敏余從兄也邃於易學眼高一時雖号為知

易者未嘗許也辛卯歲以兵部郎鎖直禁中刘節度克
良亦以衛將入直一夜設危酒食生棗侑觴因及萬物
生植之理刘縱談陰陽變化之妙達於天地有形之外
其說不窮艾軒大驚服醉不能盡其說晨起往叩之則
劉驚曰寧有是哉醉裡狂言醒不記也吾武人安知易
理竟不肯言壬辰刘死於臨津之戰艾軒晚年每惜其
奥義不傳歎息而已荷潭野乘

成石田輅少與鄭松江契松江敗後遂棄世鰥居數十年
惟逃於酒一葛一裘常不完或入城則必騎牛持杖閉
目扮作瞽狀雖遇宰相不避一日大醉在馱薪牛上過
鐘街李判書廷龜過去便開眼揮杖曰聖徵何往李公
住輿久立致殷懃而歸行路驚異蓋奇士也嘗有詩曰
白髮平凉子生涯爛醉中世間知我者惟有主人翁樂全
漫錄

賊臣爾瞻李公綏錄之後婿夫每以羨言啖公公一不應
一日抵公書以節杯觴慎樞機回頭來等語陽為規戒
而實餂之也公復書曰千鍾之祿未敵一盃酒不盈眦
之福寧當一世禍公無我憂我為公憂各從所好恐回
頭無日耳爾瞻雖不敢害公御之不置韓纘男者爾瞻
之黨而於公為瞰戚公醜之不相往來偶於人家婚姻

會見公酒後欹帽宇呼公曰君帽危矣公嘻笑曰吾观叔之頭甚危尤可慎也纘男愕然無以應卒如其言始與公遊者見公放言無忌皆為公危之然終遠於禍機者以公托於麯糵善自韜晦也其後乃知公向所為者非真狂而其狂為不可及也

攝養

樂全漫錄云己丑先君疾寢逾年而愈調養數年得魏伯陽叅同契究二十四候進火之法嘗試之頗有效且書已遣事勿追眼前事隨方便未來事勿預思以觀省焉

○沈直提學逢源自以受氣不厚省嗜欲定心氣養直源衣必稱兩食必計匙動息節宣各有常度故能勿藥有喜季年神氣勝於中身聰明能記少日所讀書不差等室華山之麓寓興花竹尤愛老松扁其堂曰友松自号曉牕老人杜門謝客人罕見其面有時杖屨苔堦竹逕間白髮蒼頭宛若山澤之臞家貧仰哺於祿每慚無事而食言及若無所容著說深得理趣雖自謂廢學其靜養之效亦不誣也 名臣錄

鄭北牕礦素患清羸常自按其病令蒼頭朝夕異劑朝則必合口正坐待飲日出始啓齒出氣夜亦兀然端坐達曉不寐非獨勤於修鍊玩心高明探頤義理形如雲鶴

風蟬 上同

吳賛成謙家食頤神閉戶看書客至多不得見自以多病
博涉醫方領悟攝生之要常以簡靜自樂飲食起居皆
中節宣居鄉與物無忤閭里歛衽無間然者享清閑之
福者十有三年壽八十七而終 名臣錄

宣廟初年夜對時李判書俊民入侍語及神山事 上問
世間果有神仙乎左右皆曰虛無公曰臣則見之矣左
右相顧甚訝 上極問於何見之公對曰今朝見判書
元混於闕下平生戒酒慎色年今九十顏貌不衰步履
如飛此直神仙耳 上為之改容 謚狀

金永暉字國舒家在光州石堡村里一生杜門養生頗愛
修鍊家法繞屋滿栽枸杞以其根枝蒸煑粟米作飯其
葉宗少時得與從遊啖啜時見同好客至輒出而勸之
余小少時得與從遊眉宇瑩然有山澤癯儒骨相年未
六十無疾而沒 畸庵漫述

李完平元翼童習時讀書過苦仍成胃症羸瘦骨立若不
勝衣或疑非壽徵而保嗇精氣隨以藥餌頗有酒量而
未嘗酣暢嘗於西行偶有所眄旋即懲悟自此益遠邪
色以至鮐耇康強皆攝養有方而然也 謚狀

好生

尹代言淮少時有鄉里之行暮投逆旅主人不許止宿坐於庭畔主人兒持大真珠落於庭中旁有白鵝即吞之俄而主人索珠不得疑公窃取縛之朝將告官公不與卞只云彼鵝亦繫吾旁明朝珠從鵝後出主人慙謝曰昨何不言公曰昨日言之則主必部鵝覓珠故忍辱而待名臣錄

權宰相弘位極年高日以放情丘壑為事嘗一夜夢一老翁俯伏泣訴曰洪宰相將殲吾族願相公救之權曰余何以救之老翁曰洪宰相必欲與相公同行苟相公辭之洪公亦不行是再生之恩也既而有叩門聲驚覺問之則曰洪公今日欲燒鱉於箭串請相公同之以此來耳權以為夢中老翁鱉也辭以疾後問之洪亦輟行矣青坡劇談

同知趙賢範為慶州府尹廚吏朝夕所供乃鱉湯而亦公之所嗜也漁人至三四日闕献廚吏告于公裴文催促然後持三大鱉而来公使之連索封項授之廚吏將為明日之供其夜夢之有着枷三囚同狀而訴曰當初吾類寔繁本無罪過而逐日被殺迄于今三十餘年而吾三人亦為被囚投北於北廳林樓之下明府幸恕之公即覺即招刑吏自門隙問曰同罪而被囚者某〻歟刑吏

曰囚徒中本無同罪之人矣公招厨吏問三鱉所在厨吏曰置之官厨庫中而無之今不知去處矣公使之探諸北厨枺樓下則項封三鱉果在其下公大驚恠之即發健差馳往漁人之處今後勿復獵鱉雖有所得并令放之其在官三鱉公親往放江自此不復食鱉松窩雜記

尚成安公凡虫獸可為庭玩者則必放之曰飲啄自如物我同情滋味可供者則心求生道曰豈忍對生而思食乎名臣錄

清江小說云先祖文靖公貞幹母夫人壽至百有二歲乃終或問能壽之由荅曰不向日月便旋則壽矣　英廟朝有宰相文繼宗孝宗兄弟皆以射獵名為孝貞夫人娚也嘗邀孝靖共獵孝靖見一獐奔觸前来仰視孝靖良久孝靖憐而不射俄而産于孝靖遂自避以泯其跡又請與捕魚兩文相執網俾孝靖持筐惜死喻喁者盡放之捕訖數魚兩文相戲曰後勿執筐可也孝靖子孫甚蕃有五子三女其次子諱士寬官至府尹追封領議政全城府院君即余之玄祖也府尹有七子而六子登科義長則武科禮長智長誠長孝長恕長則文科獨長子仁長早沒未第而仁長之子守柔武科孫繼福文科無異七子俱登科而誠長孝長又中重試禮長恕長連

策三勲其他蓋可推矣其外派若許忠貞兄弟沈忠惠兄弟皆是毋有敬天之心子有愛物之仁其積善之執不亦然乎

柳泛愛祖訒性至仁平生蚤虱不殺行則螺蟻不踐夏日使人擁箒前掃糞虫見涸魚及遺生魚鱉者輒取而放水然至鷄犬相賊必代為之救其愛而能別如是東儒師友錄

柳恭議祖認性慈仁愛物而濶於事情嘗道遇一坎水涸其中有數十科斗公憫其將死畏以手布行抵十里所遇深水投之科斗已死公悲之呪曰嗟来科斗吾欲活爾之命而反致爾死非吾本心爾尚知之又任伊川縣監有生致一獐子官前公不忍即使放之獐騰踔而去纔出門吏人共殺而啖之公不知也芝峰類說

憂國

許文敬公稠簡嚴方正公廉清勤動慕聖賢每鷄鳴輿櫛冠帶正坐雖終日不見惰容矻矻常以國事為念言不及私論議國政自信獨守不與人軒輕時稱賢宰相筆苑雜記

許忠貞公琮天品極高加之遜學卓識神謀默断出人意表平生以忠直自許論國家大事披肝瀝膽言不得行

則繼之流涕名臣錄

姜文良公希孟曰宋朝朋黨之患起於寇萊公搏擊人物其流之弊雖程朱亦不免於黨今觀年少氣銳新進儒士日以搏擊人物為事弊將何如筆苑雜記

容齋李公末年憂朝廷歎曰士林各樹朋黨非國家之福此宋朝所以亡也嘗於經幄極陳時弊謂將有後日無窮之患其見士林則必切責曰君等自作不靖以此羣邪不日竟至被斥又曰今人家有寶器則皆知其護惜其提携必謹如恐失墜於至於國事縱心左右未有念其失手者是以國家大器反不如其家之小器豈不戾哉行狀

慶公世仁家居見朝廷一舉措之善則喜溢辭色一事不善則憂念朝夕女婿李湛嘗從容陪話公曰此後十五餘年時事必不好正君登朝之時君其慎之乙巳李公果以錬長被謫服君之明見名臣錄

世傳靜庵作事無漸釀成矯激之習畢竟自取禍網此來知靜庵者也先生嘗與成守琛許伯奇等論時事憂形於色云云則固非不識時勢而忘作也但如金湜之為人甚躁厲激成禍基後進之年少喜事因緣攀附者亦多先生已知其幾而亦將無可奈何耳野史之流

靜庵趙先生至謫所乃撤墻北隅坐必北向以紓戀闕之懷每言臣罪當死　上恩至重其向　上之念憂國之懇形之色發於言寢食不敢弛也（文集）

白休庵憂國之誠至死不變而才非適用只喜慷慨立論而已牛溪常語人曰白公之才比於圍碁則有時高着可敵國手而有時乱着非可倚恃之才也（栗谷外集）

尚成安公為相十六年當尹元衡用事之時內外掣肘不能行其志每一念至或中夜布席於中庭卧面獨夜嘆咤良久曰這翁今番行次甚為中間矣（清江小記）

聽松先生（成公守琮）一室圖書蕭處超然人但見游心事外若無意當世而其傷時憂國出於至誠往往因書感事仰屋沉歎固莫測其為何如也（碣東儒師友錄）

李文純公滉其愛君憂國之心雖閑居未嘗一日而忘于懷每聞朝廷一政事之失則憂形于色一舉措之得則喜見于言晚年所慮非止於此深以輔養君德清涼正本為當今急務每遇當世之賢士大夫言之懇懇不已（言行錄）

退溪先生與鄭子中書曰本原之憂既然又今八道饑荒二邊有釁而聞有西征之舉若止為賊至策應之備則固不得已如其不然而先舉討罪之兵雖曰名正言順

釁隙一啓兵連禍結奈無後段何此又莫大之憂諸公
其必念之而非野外所宜言

曹南冥不能忘世憂国傷民每值清宵皓月獨悲歌〻竟
涕下傍人殊未能知之也 基誌

鄭貞節公琢事君無疑行臨乱不選事夷險一節可質神
明至於晩節又能奉身而退婆娑丘壑若無意於世事
者而至聞朝廷得失憂喜若在位任其責者 東儒師友錄

朴退庵旨語從子某曰仰觀天象兼察人事大乱不久將
作吾今庶不見恐汝輩終不得免對曰方今 聖朝在
上寧有此公曰此不可恃近日人心漸惡國綱漸解隱

憂已多況朝著漸有不平之端歷求其 至誠徇國之
人亦未有指的此尤可惧吾雖欲退居田里若當斯世
有媒孽兆朕必赴闕力論冀先塞其源不幸則當以一
死相随從子問時事若至此大人安能獨為公答曰古
人有隻手擎天衛日者有一言而能逆折奸謀止百萬
師者是在吾誠之如何而已大抵愛身則惜死惜死則
為國事不得盡其心吾既不顧此推當鞠躬盡瘁以答
君恩若其此身先死則天也奈何公没未數年前輩後
進之間士論携貳至于壬辰之乱 宗社播越卒如公
所憂 上同

重峰先生之持斧伏闕也寓于鍾樓街旁市民家先生晝夜遑遑常有憂迫之色主人問其故先生不答惟流涕而已其家屋欹將倒主人用大木支柱先生自外還見之歎曰嗟呼主人屋之得此木扶顛尚可支數年之久若乃邦厦將傾則誰為扶之將何物支之哽塞殆不能言旁人亦為之感動遺事

先生嘗遊俗雉山至一寺留止通宵不寢坐以待朝如是者十餘日一夜忽伏枕悲泣朝而進飯亦不食寺僧怪之問其故不答後數日乃謂僧智玄曰頃夜星變甚酷時事可知吾安得不悲因放聲大哭寺僧皆以為狂無何倭變果作癸巳秋余與婿夫蘭溪丈人往月出山道岬山寺逢智玄年七十餘矣語余如此因歎息曰趙提督聖人也使當時士大夫愛君憂國皆如趙提督則國事豈至此乎上同

洪慕堂履祥出為開城留守曾有小等在松楸相望之地瓜滿直歸臨水搆一軒日與鄉隣宗戚觴詠以自遣人或以朝廷是非官長得失言者輒揮手止之晚好陶靖節歸去來辭諸葛公出師表屈原漁夫辭令子弟繕寫而吟咏聞國事日非則或達夜不寐或涕下沾襟曰吾願早死不見此景象也碑銘

鄭造尹訒以臺諫避嫌首發癸母之論李左相恒福謂李公德馨曰吾得死所矣公曰吾二人同進先以克盡誠孝反覆陳啓曰言臺諫不道之狀可也左相曰不可此事必詢大臣當引經據義或曰獻議或進一劄曰及永昌不加誅之意可也翌日詣闕公附耳謂左相曰此事何能忍待數日我心如焚今日入啓如何左相曰不可曰以劄草示之公喜曰甚善越二日兩司先劾左相去國公張〻無所聊每歸私第仰屋飲泣却食不進惟索冷酒而已名臣錄

李芝峰睟光所居凝塵滿室翛然若忘情於世事者而一心憂國常言經亂之民如經大病惟當靜以鎮撫而時好紛更此其弊也碑銘

吳公億齡晚節常思退休而未能行其志有時仰屋曰安能處無母之國而苟活耶名臣錄

李公綏祿素喜酒晚節尤酷愛自傷遭時不辰以飲為事世目為酒人然獨居多閉門流涕或獨往不反手書武侯表陶辭澹庵跋揭壁上日起諷讀〻訖嗚咽慷慨悲不自勝子弟乘間開譬公曰爾言亦是也然古人有懷沙投水者誠不忍見宗國之亡也汨羅之死賢者不以為悲況我飲酒忘憂也死生命也觧脫濁濊從先入於

九原吾無憾矣碑銘清陰集

伯氏在鐵城問時事于家君曰兒時在江都外祖對父親每曰東宮云云未知其說云何父親曰聘君每言艱難之際昵侍東宮於一房之中熟諳其資性甚甚而固執他日小人得志則國家之憂有不可測云蓋公之明識固曾有見而深憂之云秋浦集沈摠所記

尹公煌聞朝廷有助兵之舉自此絕不聞時事牢卧一室足不出戶庭病時諄諄若唫囈旁人諦聽皆古人歎世傷時之語其惓惓憂國之意至死尤篤碑銘清陰集

洪公命耇見朝廷恃和忘備計畫不行積成憂疾形容憔悴或謂公何不自愛公歎曰此時何可私七尺軀也但失今不圖財力已竭民怨益深戰不得和不得避亦不得我則惟有一死耳上同

羅公萬甲每聞國家助兵瀋陽歎曰三百年君臣之義到今絕矣日夜涕泣悲憤不自勝碑銘

李資成時彥立朝五十餘年守職奉公不避夷險愛君憂國之心白首如一國有大事杖而造朝遇可言者盡言不諱晉曰吾年生無可觀者但不欺親不欺君以此自立云上同

薦舉

朴二宰錫命少時與　恭靖大王同衾而寢錫命夢見黃
龍在其傍顧視之則　上也由是奇之相友益篤及
上即位錫命罷幸隆極十年爲知申事陞知議政府事
兼判六曹事近代人臣無比爲承旨時　上曰誰人代
君喉舌朴公曰朝臣無可者惟承樞府都事黃喜真可
也　上遂用之未幾代朴公爲承旨慵齋叢話

李廣成克堪文章經濟之才俱瞻常自稱國士其品操人
物少許可獨與伯氏爲刎頸交廣成爲都承旨伯氏爲
左承旨廣成受一角妓蹤跡詭秘伯氏尋知所往作詩
云衙罷歸來日欲低名花國士兩相携誰家巷裡藏車
駕司醞東邊禮部西潛以詩付其壁廣成見之裂取藏
袖裡自是尤以意氣相許及廣成遞任　世祖問代君
者誰人廣城啓曰無如成某之賢伯氏超拜都承旨上同
以咸鏡道觀察使鄭光弼爲右議政乃領議政成希顏之
薦也有咒局善應接言貌休休而畦畛甚嚴希顏常服
其度量謂如光弼可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敬之如神
明至是力薦之由監司而加階加階而爲贊成贊成而
爲政承皆希顏之力也三公有闕朝野皆屬望領事金
應箕希顏獨揚言曰今日擇相當以光弼爲得陰厓雜記

庚午三浦倭奴之叛也柳公聃年方爲兵曹判書　靖陵

將引對公卿訖其征討三公先問公曰誰人堪爲防禦使者公即對曰一路則小的當往禦之一路則自有堪當者三公問爲誰公曰言之則必爭毀之就 上前啓之及對 上果問誰可任爲將公曰左路臣自當之右路則有可用之人〻必以爲不可 上若排衆論而用之臣當擧之不然則不敢言矣 上許以不撓公乃曰前承旨黃衡是也左右果曰是昏以撾婦翁見弃不可收用公曰今有孝己尾生之行無益於成敗則不足用也設使衡有是時方急不足計他刻無其惡耶二卯弃干城自古非之成昌山亦賀其議衡遂與公爲左右防禦使往勦其賊國家賴以無事公之力也 識小錄

朝家命遴遺逸京坼觀察使尹鉉以成渾應命曰遺逸之士今世難得有成渾者於學問深有自得之妙可謂遺逸之次云栗谷聞之笑曰學問深有自得之妙者遺逸之士所不敢當也反以爲亞於遺逸耶因人止監司曰成渾是學者也暴得善名豈不可忍乎此人當使之安靜以期成就監司尹鉉不敢曰州牧已報不可中格 栗谷外集

李文純之乞退也 上引見問曰卿於朝臣無可薦者乎對曰今日在大臣之位者皆清慎六卿無邪慝之人至

於首相李俊慶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措國勢於泰山之安誠柱石之臣所當倚重者非出於此人也 上又問學問之人對曰此難言也程門如遊酢楊時謝良佐張釋李籲尹焞諸人不爲不多而程子不敢輕許以有所得臣豈敢上欺天日以某人有所得乎如奇大升博覽諸書於理學所見亦超諸乃通儒也但收斂工夫少耳東閣雜記

尹斗壽入對言曰光州收使權慄有氣骨有度量將帥才全羅監使非此人不可遂以慄爲巡察使寄齋雜記

栗谷癸未爲太學士 宣廟將講綱目命選才臣畀之肆習栗谷議薦白沙漢陰兩公浚白沙爲漢陰誌云有一宰相夜訪栗谷屏人曰兩李果有人望未知意向不可輕薦致壞時事栗谷曰二人聲譽方盛何可蔽賢且薦人貴得才何論意向其人至夜半爭之不得能南溪記聞

丁酉八月閑山敗報至朝野震駭 上引見備邊諸臣問之群臣惶惑不知所對慶林君金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從容啓曰此元均之罪惟當起李舜臣爲統制使耳從之復起李舜臣爲三道水軍統制使破倭兵於珍島碧波亭下懲毖錄

辛丑八月晝講時黃台愼曰近日守令除拜自 上時命

縣錄薦舉者之姓名盖出於慎擇之意而窃聞銓曹守令薦只有庚子辛丑兩年置薄而已亥以前則皆無存者近日守令有闕則例以此兩年被薦者擬望其他則曾經守令有聲績者亦不得擬望以此可擬者乏少當初慎擇之意反為苟充之弊不可不速為變通且前日守令薦皆是循例泛然薦舉今須申明薦舉之法使知并罪舉主之意更使各薦所知着案舉行則薦舉必操心而不敢忘為矣秋浦書講時所啓

竹窓閑話云余高祖議政公為黃海監司時尹相仁鏡為都事高祖到界尹公行迎命之禮高祖見其風度凝遠視瞻不凡深加罷重待之殊禮且以尹公母夫人年老窮居以封餘珍羞連給優送尹公心常感激時海州牧使文官有才望者敬着尹公乘醉面侮曰使相有何所見待都事至誠尹曰吾亦不知時稱長者之言高祖瓜滿還朝未幾為吏曹叅判力薦尹公始通顯路尹公事高祖平生執手弟之禮輿望日重歷敭臺閣十餘年間驟升宰列嘗為京畿監司其時海牧又為廣州牧使低佪舊秩心甚忸怩謂人曰李政承真聖人也何以知尹公之遠到盖高祖時為政丞也高祖捐館尹公已躋六卿極力護喪每於諱日備物助祭終身不怠高祖子孫

視同一家凡有干請非大段難行之事則無不曲終其
視末世背恩忘德者豈可同日語哉尹公天性至孝又
能睦族頗有時望嘗以領相兼官內外　中廟大漸之
時進禦藥物必齋宿親自監劑人以為誠孝所推云及
卒謚孝成然乙巳忠愼之對得罪公論勳爵并削奪云

選將之法以宜下備邊司各薦一人又下書八道方伯審
察守令諸將愛養士卒力戰有功者列其功能而上之
就其中加愼擇而用之則庶幾名宗相符不眩於毀舉
矣國家自數十年來注意擇將不愛高爵厚祿金章相
望而不思報效惟以酣飯富貴愛身自私為事卒遇變
故率皆臨陣先走為士卒倡以至於　宗社丘墟可勝
痛哉大低已貴之人風聲習氣汨沒已久難以倚靠不
如草萊寒士慷慨奮厲鼓勇先登者之可用朝廷拔擢
而罷使之獎厲而委任之則名將必出於其中矣我國
家昇平二百年恬憘之勢衰微至此當今力戰方始選
將擇帥最是急務不可不盡心於今日也牛溪集

用人

具忠列公致寬性方嚴公正嘗判吏曹關節不行前此長
銓曹者例於除授之際親執官案姿行胷臆亞官以下
袖手傍看公嘗憤之思欲矯其弊凡進退人物博採群

議雖小官卑職未嘗獨薦又不以私恩貸親舊嫉人干請有或干請當遷不叙時居正為叅議一日在政房適醉睡公厲聲曰叅議謂致寬注擬人物姿行胷臆不欲與聞耶他日有用人之失叅議其曰在家不知耶嘗擬一文士知名者為臺官駁者曰此子滑稽不可公曰若然則漢武帝何取於東方朔耶竟擬臺官又一文士調外郡教官十年不遷公欲擬縣戢駁者曰此子迂濶不可公曰天道十年必復安可使人久屈如是遂擬縣戢果治效公之用捨一出至公如此筆苑雜記

韓文靖公繼禧在選部注擬人物一出至公黜奔競抑僥倖其所甄拔皆一時名士朝臣或有為子弟求官者公不甚拒之曰古人云內舉不廢親子弟　賢則言之者非過而用之者非私苟以為膏粱子弟而稍存形跡非知用人之大體者也於是隨其子弟之賢否而用舍之人服其度量然不以私恩貸親舊門庭蕭然関節不到物論多之上同

李灘叟延慶為校理　中廟昏御夜對有啓者曰方今欲致太平須擢相當代芬一人延慶進曰是指趙光祖也光祖誠賢矣然今之用人須踐歷多人望洽然後可授大任光祖聞之馳見延慶泣謝之及黨禍作南袞李蘋

等錄啓流竄人姓名近慶爲之首　御筆抹去且敎曰
近慶予知其爲人其勿竄（東閣雜記）
安貞愍公瑭判吏曹先是銓官注意視托屬高下如公薦
及有另當祿者沈而不舉公慨然矯弊一斷以公関節
不敢于趙公光祖及金堤金大有輩皆公所薦擢時議
益推重（神道碑）
李相國鐸判吏曹一主公論達白才行之士不拘試才與
丕皆得除官職者是之或尤其創新合曰不如是無以
疏滌痼習由是名士不沈於下庶官得人近掌銓者無
出其右（名臣錄）

李土亭守抱川進萬言疏論用人必當其才一疑有云海
東青天下之良鷹也使之司晨則曾老鷄之不若矣汗
血駒天下之良馬也使之捕鼠則曾老猫之不若矣況
鷄可獵乎猫可駕乎（東儒師友錄）
侍臣有達白請依　祖宗故事以未出身有學行者叅補
臺職　上問左議政盧守愼曰此言何如守愼對曰臣
意則以爲可行但此在聖斷耳乃命議于諸大臣李公
鐸献議曰帝王之用人惟在於得人何関出身與否乎
苟有力學踐履恬靜自守無意衒玉者則雖置之公輔
可也何獨臺職乎近来專以科第用人才德之士多沉

而不揚至於曹植乃一時遺逸而除拜不過冗官終不
得吐一言而死此賢者所以不至也自今臺臣叅用未
出身人一以復祖宗之規一以恢用外之路則豈不有
光於　聖治乎碑銘

南溪記聞云　仁祖反正元勲金鼎平李延平以下皆出
於西邊初政首相完平之外繼昇者又為尹海昌及外
王父象村吳楸灘諸公　仁祖意其或為偏重一日以
書密問於國舅西平府院君韓浚謙曰今日用人無乃
有後弊耶對曰當局大臣皆是一時人望又能盡心國
事願　上勿疑而用之自此　仁祖於用舍無貳慮惟

見有彼此傾戛之端者必痛加懲斥故郡下終其世亦
不敢輙肆私意也

張玉城晚今　上龍興起拜元帥之命公天姿爽豁有文
武才略能任權濟事尤長於御衆久掌兵柄中外武士
無不隷公麾下而公待之一以恩信又能隨才使任操
舍弛張各得其宜事推而善歸之於下以故人皆樂為
之用其為將未嘗忌殺一人推誠委人使各盡其力能
甲子之變有賊諜來覘公獲之不殺引人卧內披襟示
之曰爾能刺我乎其人匍匐請命公曰即不能刺我能
為我用乎其人感泣願效死遂草檄付其人還諭賊中

南鄭二將微有隙及出師公以忠義勗之二將感公言約為兄弟卒成平賊之功碑銘

善處事

芳碩之變　太祖棄位奔于咸興　太宗屢遣中使問安太祖恚甚輒彎弓以待之前後相望之使未敢導達其情獨谷成石璘乃　太祖舊交也自請往期回天意太宗乃許之石璘騎白馬衣布衫若過客然下馬燃火為炊飯之狀　太祖望見使中官往見之石璘乃以目事過行日暮秣馬留宿為辭中官如言以啓　太祖太祖喜甚即引見石璘因從容開陳人倫處變之道

太祖乃變色曰爾無乃為爾君緩頰耶對曰臣若果然則臣之子孫必喪目為盲　太祖信之兩宮從此遂合後石璘二子果喪明野史之流

許文敬公稠操心清厲治家嚴而有法教子弟皆用小學之禮毫忽細行皆自謹人言許公平生不知陰陽之事公笑曰若我不知陰陽之事詡納何從而生時有欲革州邑倡妓之議命聞於政府大臣皆言革之為當惟未及於公人皆意其猛論公聞之乃笑曰誰為此策男女人之大欲而不可禁者也州邑倡妓皆公家之物取之無妨若嚴此禁則年少奉使朝士皆以非義奪取私家

之女英雄俊傑多陷於辜臣意以爲不宜革也竟從公議仍舊不革慵齋叢話

河襄清公敬復以武能拔擢大顯嘗出鎮東北面有野人以三百斤強弓請公彎之者公爲置酒勸飲且語曰此弓制作甚妙急呼弓手依樣制造潛令人爆之筋力少解從容引滿野人叩頭下拜筆苑雜記

韓忠成公明澮計慮出於人嘗與申文忠公侍光廟曲宴酒酣上拉文忠之臂劇飲曰汝而拉予臂文忠醉甚於袖裹持上臂上曰疼〻睿宗時在傍變色上諱呼睿宗曰我則可汝則不可極飲而罷到家忠成謂閣曰近翁例常雖醉稍醒則必起點燈閱書後乃寢今日則不可汝往以吾言止之閣往則果然夜中上酒醒使中人視之則申而醉寢云謏聞瑣記

忠成與文忠連婚權翼平又欲與忠成婚忠成難於拒辭訪諸文忠文忠曰此易耳何不答以吾三人一禮同功既與申結婚又姻於君則上無乃置疑於吾三人之密耶遂如言答之權瞿然曰吾思不至此上同

許忠貞公琮陞永安觀察使秩滿當遞命仍之將征尼介還部署畢十月興師城底部落受約束者數千矣前鋒至河順江得邊連魚百尾積江岸又不人馬蹤跡在

在地上甚多諸將皆曰虜已覺我必據險邀之將奈何
公笑曰諸君且毋恐前在鏡城有熟戶謁我云聞師期
捕魚河順江藏野岸以擬犒師者必此也諸軍始安宗
未有此事而公之臨機應變如此碑銘

鄭蘭宗為北道兵使嘗得重病幕僚欲以上聞蘭宗止之
曰本道密通胡虜朝廷若聞主將病重必貽憂念姑觀
我病勢至不可救然後馳啓可也未幾獲療東閣雜記

世祖朝尹坡平弼商以刑房承旨入直適值夜氣寒嚴揣
知 上意當恤獄囚意有問囚之事歷考京外囚徒罪
犯輕重錄於小冊置几案而卧夜五鼓內官傳教促召
刑房承旨入內坡平顛倒衣冠袖取錄囚小冊子而入
內官引入于大內 御寢殿廡下俯伏 世祖臨窓於
教曰今夜天寒倍甚燠室重裘亦所不堪況犴獄罪囚
觸冒寒嚴慮有凍死之弊遠外不可及也京獄見囚輕
罪幾許重罪幾許其速盡錄以啓坡平即應對以啓曰
臣方任刑房刑獄之事乃臣職分也常留心於此已知
厥數即見錄囚歷數以啓曰某〻司犯某〻罪被囚者
幾人語未畢 世祖大驚異忽拓窓命入寢內坡平俯
首入伏流汗沾背命錫酒進爵 世祖顧向內語內此
乃吾寶臣也坡平始知 貞禧王后御坐密通也益惶

惧因指而退自是不次擢用未久超拜崇品可知君臣知遇亦自有機會也（思齋摭言）

咸東原禹治嘗為全羅道監司有閥閱兄弟爭釜大小訴於官者咸怒命吏亟取大小二釜來曰當擊碎均其斤兩而分之二人取訴遂止（筆苑雜記）

一蠹（鄭文獻公汝昌）先生母家蓄積有餘咸陽四隣之人皆出債焉公謂其弟曰母氏歛散之際惡必及於民於是歛散文記投諸烈火之中鄉人以為難也母生時常悶汝昌不治生產別儲綿布粟租於一庫以為身後汝昌之資母沒家人措以告公二弟亦讓於兄公歎曰母在時予豈有私財耶無重吾罪遂分供喪費無餘焉（東儒師友錄）

李判書耔號陰崖能文章登魁科嚴毅忠正時人皆以遠大期之與金安老有姻婭之親且同學於朱溪君平生所為薰蕕相反安老每有收害之志而以公守正無可乘之隙及正德己卯諸賢斥死之日公亦罷黜居龍宮縣至嘉靖丙申安老以左議政受由掃墳于咸昌地先送人於公告以當於歸途歷晤疇昔云而其寀忌惡而探試之也公先見其肺肝將過之朝乃以槐花湯沃面擁衾而坐與之相接安老執手極其慇懃垂淚告別出而謂人曰陰崖公已矣無足慮也君子之於小人有時

自晦而避禍亦其一道也松窩雜記

乙巳錄勳之日大提學當製教書而申光漢把筆呻吟仍謂提學崔演曰老夫自去夜得病氣甚不平未能構思令公須速製進使無窘急之患崔遂代製申既錄勳之後所分逆賊子孫及奴婢等皆許自便行止一切不使應役而其時人無得以知之平生以歌詩得名而處事如此人所不可及也寄齋雜記

前言性行錄云己卯舉事夜當事宰相等啓罷藝文館招吏曹郎為即日政具斯文壽福時為郎承牌至闕抗辭以為若盡罷吏官則今日記注誰當修之不署教下當事輩大怒欲治以承傳違拒之罪時夜曉鍾鄭領相光弼始入闕庭斯文遂告以故領相曰諾亦無一言領相入賓廳當事輩首舉是事哮怒咆勃領相亦大怒呵叱彼輩之心固亦少洩天明大訌抄啓領相曰　主上方震怒此等事則從而治罪未晚回以還近不即被斥亦無大罪幸也領相臨機處變佑賢輔國濟物布德色荒擾暴如此

乙丑　明廟不豫而儲嗣未定中外遑遑閔政丞箕時在卿位密謂首相李浚慶曰　上疾彌留公當國何無社稷之憂李公大悟入請繼嗣　天語已不可辨　仁傾

王妣曰愼懷世子卒後　上見德興君茅三子歎曰真
人已出我子宜死浚慶曰　天意在此矣遂命將扈衛
于　宣廟潛邸　明朝不知也疾間開筵閔公自請以
特進官入侍李公頓首於　上前曰玉候衛豫擧國恐
懼皆以國本爲憂臣待罪大臣不得不爲　宗社計玉
色不悅曰予病豈至於死而大臣預爲此事歟閔公自
袖中出大學衍義定国本卷進曰大臣謀国豈顧身計
古今亂亡恒由繼嗣不定若覩此書則　聖人當自知
之　明廟諦覩色始康曰首相以身殉國可謂社稷之
臣也仍命　經筵講大學衍義賜閔公豹皮衍義進講

自此始　宣廟登極閔公首入相府（涪溪記聞）
明宗大王昇遐大臣使承政院都承旨李陽元同副承旨
朴素立注書黃大受及侍衛將士迎今　上于德興邸
陽元只受往迎之命不問迎某君而經出黃大受執陽
元帶問曰何以不問當迎某君耶陽元曰已定之事不
須問也大受曰雖已定不可草〻乃問大臣曰嘗迎德
興君茅幾子乎大臣曰河城君也大受遂書于紙擧示
大臣而袖出陽元等至闕門無馬從德興邸在社稷洞
去闕西門不遠陽元等欲步進大受曰事雖倉卒不可
失仅以駭瞻視陽元曰何處得馬時百家多入闕散哭

馬從在門外大受乃得馬從與二承旨俱騎至邸則侍
衛未集雜人闌入天曙衛士始至陽元不明言迎某君
只呼　上舅鄭昌瑞通謁而已大受曰當通謁于誰耶
如此大事不可糊塗古人有褰簾然後乃拜者宮中有
王孫三人豈可不明言乎當請三　王孫皆出親見然
後乃可扈衛陽元不從問昌瑞曰何君裝束昌瑞曰前
日所定　河城君也大受復力言當先見　天顔陽元
等乃請見時雜人妄言扈從者當錄功於是全集記名
以授宮奴朝士亦有求錄者宮奴以錄名之簿授大受曰
嗣子命藏之矣大受不受曰　嗣子今日豈有命令耶
宮奴乃授朴素立素立受之日高陽元等皆服黑衣侍
衛之士皆服吉　上着白衣烏紗帽入景福宮恤宅宗
群情大安素立以錄名紙到政院人多譏誚素立謬曰
吾以為扇封耳厥後臺諫啓焚其錄劾罷陽元等栗谷外
鄭昆壽在北京馳啓曰臣之入來適當寧夏平賊之日石
尚書擔當盡力會于官吏議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
略以都督李如松為提督調發大兵刻日進討李提督
自寧夏還朝未數日又承命東征南北兵方陸續起行
經略請以兵部員外劉黃裳主事袁黃為贊畫提督先

起馬經畧次行當於十二月到平壤云時沈惟敬五十日限且盡行長每伻問游擊行期於沈嘉旺等嘉旺亦不知所荅李元翼聞大軍垂到遂偽作游擊牌文使人持到頓安沈嘉旺亦不知其偽急於上馬傳示行長行長喜曰若無此牌大事必不成俺當於四五日內決無厮殺矣寄齋雜記壬辰日錄

天將陳都督璘與劉提督協攻頓天之賊陳都督之在京人多畏其暴猛柳成龍謂同坐宰相曰可惜李舜臣又將敗矣與璘同在軍中掣肘矛盾必侵棄將權縱暴軍士逆之則增怒頓之則無厭軍何由不敗衆曰然相與嗟歎而已舜臣聞璘將至令軍中大佃漁得麻豕海物甚多盛備酒醪而待之璘舡入海舜臣備軍仗遠迎既到大犒其軍諸將以下無不沾醉士卒相傳告語曰果良將也璘亦心喜不久賊臣犯近島舜臣遣兵敗之獲賊首四十級悉以與璘為功璘於是大喜過望自是凡事一咨於舜臣出則與舜臣并轎不敢先行一日天兵侵擾我軍乃令島中撤其閭舍都督恠問之舜臣曰天兵時加侵擾故小拜新集之民將進遠徙都督大驚使公便宜行事日浚再有侵擾者許令罪之自後天兵秋毫不犯一陣賴以相安再造藩邦志

祖摠兵既渡江而歸揭報於遼東摠兵楊紹勳曰朝鮮悖
愼方戰之時朝鮮有一小營投順于賊故戰敗紹勳貽
咨責之山海関主事張棟亦信承順之言致疑不已兵
部乃差錦衣衛指揮使黃應暘到義州更審事情　上
迎于中江應暘欲得倭書以驗之禮曹判書尹根壽以
賊在大同江所遺書二度示之應暘不信李恒福自在
京師時已憂此事乃搜求辛卯通信使等所賫倭書而
来乃以其書示之應暘撫膺大慟對　上涕泣曰貴國
之情如是而不免　天朝之疑為　天朝受兵而反被
惡名天下寧有是理乎吾當為朝鮮伸理耳即馳還告

于兵部尚書石星曰朝鮮群臣奔越草莽寧以國斃不
負　天朝之恩不可不發兵救之石星聞而心動乃請
發兵救之上同
辛卯倭使平調信玄蘓等持書契而回朝廷乃覺賊情有
異自　上引諸臣問計兵曹判書黃廷彧對曰賊之兇
謀已露必須熟講弭寇之道大司憲尹斗壽亦未退請
並召問尹斗壽進曰事係上國機関甚重　殿下至誠
事大天日在上豈可容隱臣以為終始奏聞更當廷彧
曰計無出於此者尹斗壽之言是矣臣亦以為奏聞便
當領議政李山海曰兩人之言雖好茅恐　皇朝罪我

私通倭奴不如諱之右議政柳成龍曰因事往来隣邦有國之所未免有事則陳奏何害於義但凡事不思而行之恐未免踈漏矣領相之言是矣斗壽曰君臣父子之間何事不達事須心直陳無諱然後可無後日之責矣因旁引經義爭之甚確　上曰卿言是也遂因聖節使金應南之行具奏倭情是時　天朝有客商陳申者自琉球還言関白平秀吉將入寇以朝鮮為先鋒又有許議後者以客商被擄於日本知関白將入寇潛遣所親人米均旺者投書於　天朝邊帥福建等處巡撫諸臣得此書馳奏又有琉球世子尚寧遣使言日本將自

朝鮮入寇而獨我國使臣未知中朝既聞陳申許儀浚之言頗以為疑論議籍〻獨許閣老國揚言曰我使朝鮮習知情形朝鮮禮義之邦決不然今者聖節不遠茅觀使臣之来可知其偽及金應南入上國之界一路人人指點耳語景色異前到山海関人皆大罵曰汝國與倭同叛何故入来耶同行譯官洪純彦曾與許閣老舍人俞深相切至是應南使純彦裁書抵深陳本國事情俾達於閣老密購人先送之行至通州路上望見一人獨坐高阜上以手招之純彦與吏文學官馳赴之乃命深也深言近日福建等處皆奏汝國導倭欲犯順朝中

論議籍〻閣老獨力保之以為必無是理且言朝鮮節
使今且至必有報憂文字如無則是可疑也科道官或
欲上本待汝國使臣至皇京請鞠問得情者閣老曰事
未知先鞠使非柔遠之道也以此論議小寢待汝國之
報憂與否而處之矣今得汝書閣老亦深喜使我先報
路中故來言訖恐傍人看覷疾馳而去及應南等到北
京許老閣招應南等詳問本國之事情及倭奴逆狀然
後乃訟言于朝鮮疑稍釋　皇上覽本國咨奏甚用嘉
悅應南等拜辭於　闕下受宴於光祿寺宴罷有中貴
人自內。以皇帝命引一行入皇極門內太液池出外人所
不到處中貴人以酒饌供給令醉飽蓋異數也上同
壬辰臨津未敗刑曹判書李恒福言于朝曰今八道潰裂
無復收拾雖有智者亦不知為計昔以孔明之智及荊
州失守劉先主無托身用武之地則請求救於孫將軍
卒成赤壁之捷以基鼎足之勢以我國之力無可為之
勢不如急遣一使籲告　天朝請兵求援廷臣皆以為
迂濶或云雖奏　天朝焉肯出兵來救假令出兵今七
道皆為灰燼一國之中一片乾淨地只是平安一道復
為天兵蹂躪則更無着足之處此策決不可用恒福爭
之不得後五日言於李德馨曰我以乞援天朝之策揚

言于朝廷臣皆言不可無有與我同者此計如何等亡耳寧且痛陳危迫形勢抵死請援以決一死耳德馨然之恒福曰君意如此則明日同力爭辨如何德馨許之翌日德馨與恒福同詣備邊司極陳利害諸人稍稍與之合大臣曰姑具由啓稟可也恒福具草以入 上即允之乃遣陪臣鄭崑壽等馳往皇京以請援師恒福又與德馨建議令遣三路調度使預管粮糧以為接待天兵之地上同

上既至寧邊北行之議如前兵曹判書李恒福更言於朝曰咸鏡一道只有一條路賊若直衝無容足之地將東手就縛此危道萬一天兵出來則平安一道已為空虛無一迎接 天子聞之謂我為如何不如直抵義州迎接 天兵不幸窘迫則君臣上下歸死 天朝求為內附徐觀事勢以為再舉未免也左右相視莫有應者副提學沈忠謙曰公意如此何不請對恒福曰早有是請旁觀諸公之意以咸鏡為必生之地故不敢先啟耳忠謙乃與恒福請對夜已闌 上御寧邊東軒張燭而見群臣坐定 上曰卿等欲言何事忠謙先對曰今幸鏡城李恒福獨以為不可欲陳所見故請對耳恒福乃進陳利害如前 上曰予意本欲內附卿言如此可幸義

州時　中殿一行已發雲山郡守成大業馳往迎還上同

柳文靖公根拜五道兵馬副體察使會天朝續運山東粮餉累百艘卸下於宣川鐵山之間自宣鐵至京江則汎舟之役專責於我國方秋風京海路危險朝議罔知攸濟左相尹公斗壽上劄薦公又入對曰此非柳某不能辨　宣廟特除運粮檢察使公承命即行夙宵焦思多造大舡而厚其板制或慮其大鈍難行公答以後自知之遂分載其粟於五十餘舡〻置軍官旗鼓一齊迸發時已深冬京江絲合氷天將日遣人覘候於江上朝廷亦憂其未及期一旧五十餘舡乘潮張帆以上軍官各立於旗下鳴鼓吹角督舡人椎破江氷次茅下碇於龍山蓋舡板稍厚故觴氷無傷也人始歎服天將先知之即送軍校詣　闕致謝　宣廟喜甚褒陞一堦軍官以下賜爵賞有差謚狀

宣靖二陵被賊發掘焚燒之禍　靖陵壙中有尸未辨玉体真偽賊兵猶在漢南故移其尸於松山　上命宗室諸臣偕往奉審牛溪與揔護使崔興源等癸巳五月二十九日到松山奉審之日大臣以下欲先拜哭然後奉審先生曰君之也吾意先行奉審決知玉体無疑然後拜哭似當諸公曰諾吾未之思也將入奉審牛溪曰諸

臣逮事　先朝者只數人餘皆未覩顏〻今何所憑據以驗之于宗室及後宮逮事　先朝者亦來此云先以該書詳記　御容以出然後乃入奉審以其所錄一〻准驗方有依據也諸公曰諸吾輩未之思也

柳公珩在北閫　宣廟寢疾臨君潛養死士之說海盛傳中外及今　上登極教書至公即開城整陣集將吏議曰哀訃未傳而新命遽至是必有內變吾但當為世子死耳先使人請見教書審知中殿姓氏始出郊肅迎其處事不凡臨機有守如此碑銘

月沙李文忠公廷龜以禮曹判書兼　國葬提調從喪往山陵是歲庚子十二月二十二日也葬時在翌日寅正夜半靈幄殿火侍衛將士數人冒死奉撰以出百官有司奔走喘息盡失其度公先令執事者各執其物以避火後　罪一面遣郎官馳啓與揔護使告世子入臨趣搆祭文行慰安諸應行祭禮以次接行公又慮事後有口請於大臣會六卿三司衆官閱視之大小儀物亡遺缺於是禮就玄宮漏尚下寅刻而未過正矣是禮也雖榮靈佑亦由公遇變不迷臨事果敏之效也朝廷益推公為通才不可及也碑銘

適之反也稱京城有變領兵入援公遣于下精勇者召諸

將定州牧使丁好恕覺其有異斬其使領兵詣張晚安州牧使兼防禦使鄭忠信令肅川府使鄭文翼守安州自詣張晚請從行晚責其棄城將罪而赦之竟誅适立大勳余嘗從容問曰公聞适反棄城而遁何也忠信曰吾與李适交若兄弟國人皆知吾亦爲文晦等所告幸蒙 上恩得免拿問适反而我在寧过近地爲人所疑則我之素心無以自白於天日之下弃城而遁者明吾本心人自信之也荷潭破寂錄

張玉城爲平安道節度使至即以便宜改軍制西民便之閭延四隣廢且百餘年夷種多冒處其中公謂 祖宗疆土不可棄而不問使人往視之授以一公牒曰即遇虜出此視之果遇虜縛以歸乃出牒以示其酋曰此官人不可殺閭延本朝鮮地我人居之是曲在我即輟去碑銘

樂全漫錄云先君見朋友急難出力救之不啻飢渴奇自献與鄭守夢不相能必欲置之死地一日自献貽書曰今朝鄙家里門有匿名書即誹訕朝議者見其筆跡似是極名士之所爲也其旨在鄭公也先君即駕往見之自献欲出其書先君即麾之曰匿名書法不當見願聞書中意自献能誦之先君曰令公無乃疑某耶此決非

某之所為必有憎某與令公者故作此激令公發之某也以此被罪則令公不免為匿名書起獄宰相也自献然之其家與鄭公家甚通先君過鄭公門不入自献果使人跡之知先君不入鄭門意解寢其事

禹俞知伏龍多智能文之以儒術所居官不嚴而事辦在安東也天將犒大軍入府以事怒公欲困公使以太平簫三十前導衆皆惶惑罔措公不以為意密使人就富民乞小燭臺數十使人持之如按簫狀與太平簫相間而行簫聲聒亂天將見之皆以為簫不能逞毒而去其應變不窘多類此紫海筆談

使命

在前奉使日本者鄭夢周申叔舟最為倭奴所服至今稱之不容口頃年黃允吉金誠一同使日本時倭酋桀驁事多不測黃畏怯每事依違而金性剛守正不多撓倭人甚敬憚之蓋雖異類而是非之心亦不泯也芝峯類說

先正之奉使日域者在麗有若鄭文忠在本朝有若黃秋浦諸公其俊節足以標名教清操足以動殊俗卉服之欽聳誦義至今不衰云鶴谷集

申文忠公叔舟在　世宗朝時國家欲聘日本國其國俗喜詞章擬書狀官而難其人且風濤險惡人皆憚行再

三見適竟以公為定公處之怡然適患病新起氣體羸
憊兄弟力沮不可去公揮之曰人臣義當夷險不渝何
使命之避將行親舊擬以死別皆有難行且有泣下者
公揚揚如平昔略無憂色 行狀

尹文憲公子雲庚辰丁祖母憂先是毛隣衛野人浪學兒
罕罕子阿北軍挾前憾嘯聚屯結屢搆邊患光陵命叔
冉等舉大軍搗巢蕩平之欲具由奏聞難其人 光陵
曰思之無踰尹茂松者即起復為吏曹參判皆嘉靖固
辭不允赴京敷奏詳明帝命兵部郎中馬鑑往審毛隣
達州等衛請狀乃刷還本國人民 光陵歎曰茂松可

謂使乎者也及回還請從喪制不允 碑銘

鄭承旨誠謹字而信性勁直志不擾屈嘗奉使對馬島所
經有梅林寺頗淨潔共請舟中久鬱盍往一見殊方之
寺公曰渠輩可往不須我我已坐想淨掃禪房中堂置
佛焚香階庭列植橙橘簷葡等果樹不過如是耳與否
國寺剎何異哉及至島主憚於出門祗命公踞胡床于
門外令譯再三督令祗命如儀訖及設宴慰島主之展
敬贄献不過畫扇佩刀握椒辨香耳盡收一行所得合
封一器臨發舡回還授儐倭而送于島主處其後島主
特送人以其物來請分與之 上準其請公答曰臣在

彼不受到此而受前後異心誠不願也　上不能強還
授而送頂說

韓松齋忠爲宗系辨誣奏請使書狀官入北京適皇帝移
幸陝西榆林関距京師一千五百里上使南裂數勸公
退還公曰吾等受命遠來遭此變故義不可棄君命於
草野獨立闕庭抗章不退禮部尚書毛澄郎中姜龍感
公忠懇以本國奏本草議于諸閣老公與使臣日詣禮
部呈文辨誣公之所製尤多諸閣老嘆賞覆題準許改
正寫勅慰諭令學士楊廷和草本諭令着力搆草無見
笑於文献之邦朝中士大夫咸願識其面來訪者日衆

玉河館門之外車馬填咽皆稱此人不合在小邦求諸
中國亦不易得云東儒師友錄

鄭栢谷昆壽壬辰八月差請兵陳奏使移拜知敦寧府事
公既受命不留一日慷慨即行回拜辭引見上從容溫
諭且曰卿好爲往來卿今所受之任極爲重大卿其勉
之國之存亡在卿此行事若得成卿之功也懋哉懋哉
丁寧懇到至再至三戒勅責望之意至深切矣公感激
隕越而出晨夜馳驅不敢小滯即入皇京呈奏文奉聖
旨有兵部看了作速說公即呈文禮部乞免上下馬宴
且請速打發兵馬以拯小邦之急又呈文兵部申請益

切又請兵部尚書石星前痛哭哀籲悲不自勝尚書感動亦泣下沾襟謂人曰朝鮮請兵使臣至誠哀痛雖秦廷七日之哭蔑以加。時諸科道多生異議或言只防矣中國地方朝鮮不須救亦有以多發兵馬亦貽弊中國衆論成歧群議莫定惟右尚書力主發兵此然不動其覆題至有請身自東征之語慷慨憤厲辭直義壯蓋有所感激於公之至誠者矣即令侍郎宋應昌東赴觀兵先發一萬七千六百兵旋調大軍定將繼遣皆尚書題本指揮也又陳請兵部受銀子三千兩貿弓箭火器火藥載車二千兩風雨沍寒行邁靡遑復命登對歷陳以

啓天心嘉悅勞問備至行狀

金鶴峯誠一從黃同知允吉等使日本強項自持少無畏懾受書諸議皆力爭矯正同行縮頸敵人敬歎亦可謂畢命君子矣至稱以四方使不辱命則吾恐有愧也夫所謂專對者宜在僥倖節目之事也鶴峯既還上問敵人情形允吉等皆以為賊來有徵鶴峯抗言不然累千言深攻允吉等自以為備悉賊情明年賊傾国入寇至於廟社不守民生魚肉兵馬之慘自古無有如壬辰者其不得要領如此謂之專對可乎如遇漢高之時則難免前使十輩之誅矣 涪溪記聞

秋浦黃公慎初至倭營也賊酋行長設宴請沈惟敬曰囑沈并邀公〻再三不可強而後往時天將主壁行長居西坐公於東倭僧玄蘇居上公却立不坐沈問其故答曰和尚在上頭嫌於連坐沈會其意即令玄蘇坐於西其造次守正不怵兇威如此年譜

黃檜原慎於丙申年間以天將沈惟敬接伴官入釜山倭營久處賊中又以通信使赴日本危困極矣而少無怖色竟得全還其誓海文辭甚精工芝峯類說

丙申六月差通信使公在釜山副使朴弘長賫國書至明日乘舡有詩曰丈夫不怕死怕死非丈夫白刃尚可蹈鼻钁尚可趍所願全吾節安得全吾躯賢哉鵄述郎抵死心不渝又以書告別於牛溪先生以為不敢貪生辱命以負師友先生得書感動復之曰三復辭旨不覺涕淚之橫臆此心炳然天地神明已知之矣使君得全節而歸而復相見則天之厚報於君而慰我東人之望萬〻何加焉抵一歧關酋以我使君畀且不送兩王子怒而不見且言欲拘留使臣倭酋調信使要時罹來言其故仍使公求解於沈惟敬公答曰我離釜山時已定三條計若和事順成則踶隨兩天使往返一計也若和事不成欲為留拘則任留一年十年亦所甘心一計也若

大加暴怒雖敘戮亦所不辭一計也久和會有此等事
今不足恠不須往見沈天使只可任他也要時羅默然
而去既而惟敬貽書和解関酋益怒並請兩天使登船
兩使將發行公往見曰老爺則已頒勅冊封是天朝事
已完也小的奉國書來不得傳命而還則無以回報
國王寧欲死於此也天使曰沒有是理関酋若裂國書
辱使臣則此果當死今不接待而已只宜奉書而還況
陪臣是跟隨我者我若起身則隨我起身此是自然道
理也休說天朝事已完我已頒勅賜印而謝恩表文至
今討未得反不如爾帶國書在身上從頭至尾是一場

可羞事也沈使亦曰假如客到門主人不納則安得強
留乎我輩只須快去公不得已同日乘舡而還初倭中
盛言關白欲拘留通信使於郎古耶或云盡殺一行負
役我國被擄人與軍官同鄉者爭來傳所傳至或執手
而泣軍官輩惶怖啼泣公處之泰然召郡下曉諭曰你
們嶺南之人一死於壬辰賊鋒再死於甲午飢饉三死
於乙未癘疫假令汝輩死於今日猶為最後死與其等
死〻於王事不亦榮乎況自古無殺使之國爾等何驚
動若是有一被擄者來言関白將殺使臣一行而嫌其
狼籍都市發舡至兵庫關除去一行尤驚惧至兵庫日

皆倭舡五六隻從我舡外行過發叫一行驚惶奔走或
有解衣欲投海者公猶熟睡不起衆疑乃定回到對馬
島〻酋平義智為使臣設宴以邀公〻不赴曰既不能
傳命於關白何敢私赴島主之宴乎義智托天使更邀
公終不往義智盛設宴具終日俟之竟落莫而罷於公
是役備嘗險艱而其精忠壯節大為倭奴所服每逢我
人必問其起居稱誦不已比之於鄭圃隱後請款時書
契亦言願得信使如黃某者云秋浦年譜

李完平元翼拜右議政兼四道都體察使開府于嶺南戊
戌朝還時皇朝主事丁應泰傾陷楊經理不遺餘力
上欲擇相臣有文辨善處者遣之言于領相柳相有老
母不得自請去公言于柳曰吾澌敗雖甚尚可往遂遣
公〻至鴨綠江邊遇丁應泰避入林間丁到義州始知
之發將官及軍兵追及公行於遼東欲捲回一行而來
催督火急公自為率語解之曰吾等奉國王命奏聞
天朝今若中止是棄君命也你等力可綁縛一行倒載
而回則吾等可有辭於國王其能之乎將官知其不可
強遂回去名臣錄

李月沙文忠公戊戌秋贊畫主事丁應泰誣奏楊御使為
脩祧地　宣廟為奏白之應泰恨我移仇又為惡語誣

奏多有不忍聞者　天子下其書中朝官襍議之虞在
不測　上避殿席藁遴使籲寃特拜鰲城李公恒福為
右相充上使銓曹初以他重臣有名者為介李公欲得
文苑第一流而難其人請以申公欽為書狀　上下教
曰予觀李某長於辭命其文章蘊籍典重且有詐慮亡
踰此人者李公白本欲上請以某官小故不敢於是陞
公嘉善大夫工曹叅判代副使公上疏謝　上曰國事
甚急卿無讓至京納奏又詣閣部省寺科道皆有奏記
三十九篇公悉為之廷臣覆奏該國奏文明白洞快讀
之涕洟〻欲下得肯應泰私忿忌訐幾誤大事着回籍

聽勘該部移咨慰諭本國俾知朕終始字恤德音復命
上大喜引見賜臧獲田租如功臣重加一階始議奏
辨選詞臣數人各撰奏以進　上竟用公文就應泰所
誣隨辨甚哲至廟号一款直云小邦自前世以来國內
臣民謬為私尊沿襲未革事宗忌作意非干犯首相柳
公成龍謂此大事誅責不小不可首宗議有異同　上
以為君臣猶父子安可有諱遂定不改逮會議諸議者
讀奏至此相顧謂曰事君無隱真禮義之邦也後天將
見　上皆舉奏本稱好文章海內遠近爭相傳以誦云

碑銘

己未冬朝京使臣報翰林檢討徐光啓搆本國將以監護
朝鮮來光海大憂之促備局訊卞誣教曰今之卞誣必
須擇華國手李某可差陳奏上使庚申四月至京師既
得卞白群疑洞釋還到延曙兩使合啓以悌男之黨不
叅庭請且在北京刊布私書傳播國中秘諱事請拿鞫
依律光海不允公在北京文人學士多求見私藁遂錄
道路紀行詩百餘首名之曰朝天紀行錄以與之爾瞻
輩以公素為光海所褒寵又卞誣有功益忌之必欲陷
之遂因此誣以洩國中陰事公止延曙不得入光海屢
促之入臺論遂姑停公屢辭不敢復命光海不許郊迎

詔勅教之曰竭誠敷奏快卞積誣　聖勅昭雪天下咸
覩變禽獸之區為冠裳之域卿可謂使乎使乎予甚嘉
悅迎勅後兩司復連啓日久終不允（月沙行狀）
劉海在館余與月沙李公金判書蓋國承命就見講定和
約二公皆簡於辭屬余與海對辨海出約條數件芽一
令我絕天朝余大言痛斥之往復既久海舉論語桓公
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以管仲為仁盖以此
語誘資我耳時譯官張禮忠傳語禮忠在群譯中最為
翹楚聞其說不勝曉余不通華語而曾看四聲通解略
知字音兼以語勢脉推之知是召忽管仲事使禮忠更

問之果然余即舉論語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以折之海為語塞余自是始知譯舌之踈於語也谿谷集

政事

世宗朝申商為禮曹判書許稠為吏曹判書申日中而往日側而還許侵晨而往日沒乃還一日許先往曹聞申到南宮未幾還出許令人往告之曰何晚仕早罷申大笑曰大人早仕有何加益之事余雖晚仕有何加損之事不如各弄掌而已申臨機善決許勤苦刻行所性不同也慵齋叢話

金公仲誠為忠州牧使一州大治以州人喜訴訟皆無宗大惡之常坐於樓上有牒訴者至庭佯若不見其人以竹竿攝牒而麾之公又不欲見大卧樓心竟不聽受日暮而收衆牒焚之州人至今稱為賢牧云青坡劇談

河文孝公演為慶尚監司聞南智新授都事憂之曰此年少閥閱子必不事事吾其奈何南初至謁入座公欲試之乃抄難判公事卷宗付之曰君姑剖析來及退使人察其所為方與客夷飲于帳中公歎曰果如吾所料明日南酒醒起披卷宗一過以爪甲畫標進于公曰某事失當錯某事錯當辨公不覺驚服諛聞瑣錄

金宗瑞舉申泛翁為幕僚罷待之甚凡有謨畫多密贊之

方設九城便否宗瑞以朝議異同上書爭之辭累萬餘言宗瑞命逆翁執筆舌稿口占言之捷若宿搆滔滔不竭泛翁承言必書筆不停輟無一字問稟者亦無一字悞落者宗瑞嘉歎曰我固自負君之才亦大難矣識小錄

彝尊錄云先公憂於吏事未仕時鄉先生金府使峙睿曉公以吏讀曰此雖學者有所不屑然他日居官守職舍是無以為也故公凡詞訟裁決一依國家成憲然必以不戾人情為務當其詳審曲直卞別毫釐初若不決及其提要領一言便足人心歲月計之則有餘矣先公兩為監司必歎曰有土地有人民是亦可以行吾學也不求赫赫名專以革污俗興六行為首務其勸農桑也則每春夏寡鰥逆躬出入阡陌巡視堤堰民之種者貸之乏食者賙之勤者慰而惰者懲裁桑於官之隙地令民來取種焉在開寧等炭洞谷松松林三坡漑田幾七八百頃民多賴其利

鄭文敵公汝昌甲寅授安陰縣監人謂理邑非其能先生始至知民疾苦在賦斂遂作便宜數十餘行之期年而政清民悅境內相戒莫以欺詐負先生方伯重之凡獄事之盤錯未易解者用律之未審精當者必順面質疑然後乃行由是道之決疑者遠近咸歸辨而不得意者

皆不恨其敗稱其神明所行數十科至今五十餘年縣家世守為儀範雖暴吏殘人不敢擅改施　有欲改者則三老群吏必庭爭申〻必頷乃已是故擾行如国典名臣錄

李判樞蓀居官務大體不事細察至決大議未嘗少撓其聽訟剔繁撮要部断如新吏莫用奸民莫隱情其治民寬不至縱威不至苛蘓羸馭梗納之大軌故所至必有聲績名臣錄

李叅判夢亮吏材贍敏凡閱文書累行俱了時輩皆推莫可及至嶺南以私慘拜章乞解廢衙浹旬簿牒滯積老吏以為憂比不獲命則一視事而空案無不歎服碑銘

金省庵孝元宰三陟以安民祛弊為先務邑有金釵一股傳自羅代百襲封緘藏諸城隍祠居民信奉之如神明凡村閭大小事必先告然後乃行故巫覡日婆娑其下感世滋甚公慨然有掃清之意擇良日備祭需招士子稍強者若干人躬詣淫祠撞破釵服投諸火中一鄉少長奔呼驚動公毅然不動洒掃堂宇書置城隍位板于其中整冠服而親祭焉觀瞻悚然莫不歎服三涉在嶺海間最為荒僻俗喜鬼民朴而難治公一新舊制賦稅徭役亦為定式擇士子之可教者授以詩禮使之脩自

莫然蔚然丕變至今号為文献盖自公始也東儒師友錄

金公繼輝拜慶尚監司嶺南素号地大物衆又方甲戌籍兵而公按之剖決俾訴如流常有餘閑岐幘扶黎以終夕然事若數名一掛耳目者不以幾微曠久而妄吏民服其神明及按關西則值丁丑饑疫晝夜思度設為方便救療必欲人活而户全之鬚髮為盡白其長於政事而能敏能勤如此碑銘

河司諫晋寶晋牧星州倉儲數十萬斛陳腐不可食散收晋依舊數民甚病之公散二而收一用加耗補之一州飲德國計亦不屈金海之逋欠積久為牢將不細公取其卷燒之節官用以足之民久而不忘上同

退溪先生吏治一以簡靜不擾為尚其收賦於民也雖甚輕約而若民所當為者則亦無所增減不為違道干譽之事其待吏民一以誠信不逆其欺訴也遺事

吏材乃刀筆之業不足貴然為宰相而有吏材者亦難得余少通籍朝端以郎僚遊巨公間惟柳西崖成龍李漢陰德馨李白沙恒福三相國優於吏材方壬辰癸巳倭寇克斥天兵滿城之日羽書旁午文移動如山積西崖到省則以余疾書必命余執筆口呼成文聯篇累牘迅和風雨而筆不停寫文不加點煖然成章雖咨奏之文

亦然詞臣奉教撰進者不得有所加減於其間真奇才也漢陰白沙其匹也（象村雜著）

牛溪與李台徵書云作宰百里生民休戚係焉君是京洛高華未盡民間之疾苦願以視民如傷四字為本源而以清慎勤三字為日用端的用心處則幸甚真西山諭俗諭邑宰文谷栗與松江節要而刊行並附今俗民間疾苦合為一帙者一冊送呈願熟觀而體行之也

丙戌朝議謂安州西路門戶擇重堅差遣人皆避之丁亥吏參權克禮啓曰安州為棄地殘弊已甚惟李元翼可遣請起廢　上允之翌日單騎發行至境餓莩滿野往見監司請分各邑穀萬餘石為賑飢播種之資邑中多盜賊之患公設機捕之餘倘屏跡民不棄植謂非土宜公遍令各坊播桑此後始業蚕績名曰李公桑軍額多闕族隣被侵計其一年所徵價布三千數百匹公聚邑民問曰此為一邑無窮之弊欲用倉穀貿送將此穀數待秋派徵於汝各其所出不過五六斗汝等肯否皆曰諾行之數年民甚便之凡為政一以誠信為本教化為先數年之間一境大治（名臣錄）

東准申公翊聖云先君言白沙是人傑風流太似晉時人謝安石其倫忠介政事才無出黃秋浦右吾輩朋遊間

惟此兩公風致人自不可及入相後每言秋浦若在作
相當在吾前其施為必有可觀本集
樂全漫錄云先君托意玄邃居家無所事事而於官事極
精勤不懈朝會及公衙必身先之或問之故曰偷惰之
習已痼不如是無以勵小官綜理庶務不遺毫髮備句
即至雖夜分必呼燈曳衣而出指授詳密故八省章奏
之題覆不曾留時
蔚山郡缺守朝議以群多土豪雖治須遣村望文臣三易
而適公既至立号令期月　逋糴輸恐後世然無敢為
横民有兄弟爭財者公不問曲直〻諭以友愛之理言
不即已有欲專婦家財者不嫁婦妹年幾卅公繫治其
人而資其婚折其產俾業焉公之剛明聞一道訟小大
歸之庭亦無留例得紙布甚羸悉以付幹事吏方便取
息以代徭役賦民得廿年　兵前無一事清江行狀
朴判書東亮出為平安道觀察使孔道艣鞅交錯所轄大
饒文書地邊胡易警民俗喜訟善賄為政者病之公能
剗積案若洗兩境之間無汚舌以其暇興儒學課武藝
廣儲峙詢問疾苦躬歷險要設氷城以弭冬防諸難徧
舉者一運之掌而至於賓筵酒席風流間發撫接親故
踈戚適宜人情翕然碑銘

鳴谷李山山甫立朝三十年孤忠朴直不顧衆咻未嘗以得失利害動其中至施諸政事則竭心盡力要以澤物利行人之出於至誠故德惠所孚人皆感悅意難之日多賴其力 名臣錄

張判書雲翼資性豁達好氣慨有威風長於政術居家雖童孺未嘗大言呵責只當官莅職坐堂皇顧眄猾吏貧息不敢仰視牒訴盈前剖斷立盡其治劇部雖窮僻小民一見悉記其姓名海州時有投狀不審理者斥去之既久復來乘擾以進公輒識之詰曰是故某時決遣今何敢再恩吏民驚服稱神明 碑銘

權公泰一授慶州府尹州素劇前政非鷙蝮則坐巽懊瘠公至不為濕束之節近見耆老長者告以推行教化之意無不悅喜公又乞養得全州府尹其治如慶州而事益練民益便之衙罷輒手書至丙夜以為恒家人輩惧其勞竭請小休公曰書以治心心荒則政嬈居民上者柰何自逸乎 碑銘

鎮靜

成化丁亥吉州人前會寧府使李施愛謀反殺節度使康孝文等遣其黨抵書來達命龜城君浚為都摠使右贊成曹錫文為副往討之余祖襄肅公諱世恭時為左承

旨命超階嘉靖代申澥為咸吉道觀察使公在途咸興人又作亂殺前觀察使申澥等亦施愛之謀也公入安邊府人民逃散者什九至咸興府無一人迎候者出迎野外民家皆空往〻逢人皆走伏草間輙招呼曉諭曰朝廷討叛賊施愛而已於汝人民無預也其各安業如故仍給農粮使相曉解或謂曰刺客可畏不可不備公曰若設兵威益生民疑只率吏輩數人而行一日獲賊黨韓崇智諸將欲稟朝廷公抗議曰軍中之事制在主將且咸人如崇智者非一莫若速斬以孤其心以斷群疑遂斬于大門外咸之軍民欲免其罪爭寫首亂者姓名投于都摠使公曰不可盡誅遂焚其書於軍中反側者乃安 裨官雜記

尹文憲公子雲為咸吉道體察使至安邊聞李施愛殺節度使姜孝文又殺吉州牧使薛丁新據州以叛分遣腹心于諸郡殺守令殆盡兇徒所在響應公倍道至咸興是夕賊人作乱殺監使申澥盡殺公差官吏尋移兵抵公所排闥露刃環庭者如墻公整衣冠端坐言笑自若賊惧而退嘯聚之黨恣行兇臆狙詐不測公在圍中者七日處之泰然迄不動心賊悔悟或有周旋左右為公地者卒全身而還 筆苑雜記

天順庚辰六鎮藩胡反側　光廟以申叔舟為元帥往征
分道進深入擊破之虜乘夜追擊營中喧呼應戰公堅
卧不動召幕僚唱和口號一絕云虜中霜落塞垣寒鉄
騎縱横百里間夜戰未休天欲曉卧看星斗正闌干將
士觀其安閑賴以不擾東閣雜記

洪文僖公彥弼為相動務鎮靜事多裁斷人有言其不喜
達明者公聞之曰吾固知時事可更張者多矣然更張
而不得善後不如不擾之為愈耳碑銘

閔相公箕凡為國家計常以保養元氣為務論議之際存
心鎮靜慮或騷擾乃曰若不得已之計則在所當先非
汲汲事則當從容救正使不至促迫顛倒可也碑銘

李貞肅公鐸為大司憲與大諫朴淳卒同僚論尹元衡罪
惡請遠竄命削職放歸出入其門者多不自安公曰一
時相識豈盡其黨乎治其甚者而已持論甚平要在鎮
靜人服其量名臣錄

鄭汝立逆變初上時有飛語云搢紳間多有內應者與逆
賊親厚之人無不惴恐會前左贊成鄭澈自高陽入城
即上劄言朝臣之交親逆賊不過好而不知其惡而已
天下寧有兩汝立乎人心稍安己丑記事

帥府於狀啓中有賊勢日削坐待賊首等語金起宗曰今

賊兵雖潰降倭未敢腹心猶在未可易言啓辭如此則恐朝廷以不即勦滅為當事者之罪也元帥曰今日之事與外寇不同其心腹徒黨潛伏都中若以賊兵鴟張勢難抵當馳啓則內應之徒必當蜂起禍有不可測者此所以鎮靜都下之意也況於狀啓末端每及自京嚴加防備之說朝廷必想見其微意耳西征銘

鄭文肅公曄出為鍾城府使虜騎數百猝至城下公乃讀春秋聞變從容掩卷冠帶登陴收城中老弱男女并着戎衣分守城堞多張旗幟寂然不動賊圍城七晝夜疑有備引去銘

信

己亥　天朝將討建州衛野人勅我國扶攻　成廟命藥城君魚有沼領兵赴之到江上以氷澌難渡為辭遂罷兵而還韓明澮曰自平交以下尚不可失信況天子之命我國至誠事大中國亦待之無外既而奉承而中遠之可乎自　朝宗以來事大至誠之道至　殿下恐皆矣請更遣銳帥速赴之議者皆曰路險雪深不可再舉　上疑之明澮力請曰議者之言自安之計老臣所惜者國家大體至於勝敗之數非所顧恤要伸大義於天下耳再三力請　上從之命右議政尹弼商令徧師

往征大捷　上悅中朝亦降勅褒美東閣雜記

永安道城底野人有舉部潛移他處者朝廷恐生他釁特遣魚有沼慰安之以有沼曾為北道兵馬服其心也有沼倍道而進先使人於其部開示敎書野人初不信曰誑我單也遂投其書于地使者曰汝苟不信魚令公來矣野人曰令公果來乎令公來則是我父也可得見之乎有沼聞之馳入其部虜皆羅拜有沼開誠撫諭皆悅服歸命遂率其酋長而還使還旧居上同

韓文靖公繼禧丁亥夏逆臣李施愛煽乱東北殺節度使觀察使守令據吉州叛又欲謀害在廷大臣飛語　上聞公名亦在其中　上召引群臣咨議處置被告諸相皆就私第待罪公獨不知隨例而入中官止之公逡巡不敢進　上笑謂公曰卿來何後耶　命與群臣同議仍留禁中逾月遣還公之忠誠明白素著故雖在危嫌之地見信於　上如此碑銘

金慕齋與姜壯元台壽約為婚姻後子女俱長當婚聞姜男有疾惡負約遂成禮人以為難前言性行錄

曹南冥自京南歸時入俗離山訪成東洲悌元臨別期以明年八月十五日會伽倻山之海印寺及期大雨連日南冥冒雨而及到寺門成東洲已到方脫蓑衣云東儒

救荒

許詡左議政稠之子也爲一世搢紳領袖詡在 世宗二十餘年謹身守口甲子乙丑之間詡爲京坼觀察使時年歲大凶京坼之間野無一禾元元餓死守令不能救詡就承政院上封事請發京倉米以賑之 上不從詡伏地而啼哀痛左右 上感而從其請旧事州郡義倉粟當春賑貸則監司聞于戶曹戶曹聞 上得允然後賑之待命之間民或餓死詡建言監司戶曹俱是 王朝之大臣必須申白然後 啓于 上則餓民難以仰給臣請無聞戶曹得以便宜賑之 上許之詡一言而恩及四方後世矣於是轉運京倉米露積於野兼作義倉米糜粥以賑窮民於春又上書請全羅忠清道租計口量田以給粮種又啓請火西山之麓諸墳墓樹木叢薈處以其草食易長於燒痕故也以故民得裕於草飢食皆詡之力也詡於是年四月巡行郡縣見野麥將熟令人取其穗米乃嚼而嘗其味曰麥已入穗汝民得生矣其憂民憂國類如此是年秋歲大熟百姓歌頌其德閭閻里巷而歌之其歌說俚野難載大要歌其活我之恩也歌聞于 上上歎服無已歌至于今不衰宰臣尹

炯不學無術嫉其賢譏之曰國家為許詡所欺誣矣使不幸而復有甲子年則國何所用給乎盖譏其発京倉也 南孝温六臣傳

彝尊録云先公在開寧其救荒也必急於風火時守令等怕於邦移之律義倉告罄則坐視餓殍而不之救先公曰昔韓詔活溝壑之民欲含笑入地汲黯矯制發倉而無辭於罪苟存心於民何惧於法盡発軍須以賑給之民感其恵秋熟不煩鞭朴悉償之又揀勤孝人持饘粥候於道路見癃疾者輙施之以故如乙丑丙寅之歉闔境全活民無損瘠亦無荒田矣

張公三益海西饑朝廷以為非公莫可公病甚或勸之辭公曰臣起草莱榮位至此 上憂民飢臣敢言病乎遂輿疾而行至則悉矣倉窖與民事之有利病於民者施罷之民賴以蘇 名臣録

士亭哀流民弊衣乞食為作巨室以館之誨之以手業於士農工賈無不面諭耳提各周其衣食而其中最無能者多與之禾藁使作藁鞋親董其役一日能成十對販之一日之工無不辦一斗米推其剩以成其衣數月之間衣食俱足而不勝其苦多有不告而遁者可見民生曰惰而飢公之視民近效妙矣哉 於于野談

羅輔德級在公州歲大侵人相食州倉陳腐巨萬而閉糴不賑飢民相聚為盜通判請捕公曰盜亦赤子濟活則自當奠居立視其死而不知斧反戰殺耶通判有所希冀捕告陞職而公終不與乃悉集窮民及士之流寓者開倉大賑左右撫循朝夕視餔所全活幾萬人方伯責以擅用國穀公曰穀可得民命不可續且齎盜粮非計也辭疾去官名臣錄

救弊

大司憲南在上言內帑出納古之凡有內用　上命內謁傳於承旨更啓上前署下玉牌是其制也　前朝之季內謁直下玉牌而承旨不知豈無詐冒之弊哉願自今凡內用承旨親稟下都平議使司以革前日之弊遺稿

慶尚一道及忠清上流租稅自高麗時輸積于忠州江邊乃漕于京名可興倉而宗無藏穀間架秋稼收後兩道各差守令一員自歲季監納終春而止盡露積于涯岸蓋霖遮藉之費民力大困漕畢則奕之歲輒改供為弊不貲既無倉屋苫蓋少不密漏腐多損又無墻垣易於偷窃諸邑典吏苦監守雖晝夜周謹不能防耗失之患及納京計耗責徵吏破產相望至本朝〻議欲造倉者屢矣傍居之人歲以露積之久年厚利百方沮撓義竟

不行公李世應之在忠清安國姓金適亦按慶尚朝議又起有旨命兩道監司同審便否以聞安國常憤于此得朝命馳會公相視訂合共條列設倉之便不設之害欺於得請具本馳啓果蒙俞允公又慮事遷延或有中止督郡邑刻期遘造令撤傷近庥寺之材以用之費省而功速民弊永祛遂為萬世之利安國雖嘗有意非得公志同事舉曷能成哉以此益服公碑銘

尹叅判釜之為關東方伯下界原州由平昌郡至江陵府之月精寺仍雨留宿有厖眉老僧氣槩醞豁公使之坐而相語仍問曰汝久居路傍之寺監司之所不可為者何事歟僧曰貧道雖有可言使相其能聽而信之採而行之乎公曰茅言之僧曰願相公勿罰報狀使稽留之罪公曰頑慢之習不懲可乎曰不然各官報狀使例而貧寒官屬差定衣不蓋體食不充腹凍餓顛什不能趁赴常時尚然況水漲雪塞之日其能飛渡江而凌樹杪乎一日遲滯責罰隨之寔非仁恕之政也公曰又有可言歟僧曰願相公巡行之日必從先文勿為進退公曰何以言之僧曰侯吏久留境上之弊不足言也而作粥烹粕翹首以待今日停行明日不來經宿之物不可留用奔走村野求責甚急民之受害亦大矣公曰又有可

言者歟僧曰顧相公毋馱妓公笑曰師言及此抑有說
乎僧曰尤物之妨政害治固非山人之所可知也而一
妓之行必有房婢與從其列邑支供贈賂之煩各驛卜
馱轉輸之弊有不可勝言矣公曰諾吾從汝言公於一
朞之內寬簡為治務盈除弊民至今稱之（松窩雜記）

箭串為國家牧場在前設木柵輪定於畿邑以民結造排
逐年修改吏祿為奸弊甚不貲尚成安公為司僕提調
達白償布募役等之以石其弊遂絕當川流未等處設
鐵索開閉皆其規畫時癸丑甲寅年間歲頻飢或以時
屈為言公曰與其徒賑以靡穀不若因就以立事此乃

春秋興功役以聚共業之意也（清江小說）

朝廷設正供都監欲矯貢物防納之弊李公鐸為提調夙
夜憂勞思善規畫而 上志不欲更張衆論不一公謂
人曰 先王成憲雖不可變法久弊生不可無損益今
苟仍舊不能變通則豈今日救焚拯溺之意乎（行狀）

李士亭拜牙山縣監赴邑問民疾苦有以池魚為苦蓋邑
有養魚池使民輪回捉納民甚苦之士亭乃塞其池永
絕後患凡出令皆以愛民為主（東儒師友錄）

栗谷先生白 上曰流俗之論皆以施設為喜事曰循為
安靜小臣非欲騷擾也只是積弊痼疾不可不救正故

也若如俗論則不改一弊坐而待亡而已畢竟何能保存乎願　殿下恒存自為之志漸興善政以無失士望以濟赤子也（栗谷外集）

先生又曰日者延訪求言矣未聞用奇策救其弊如此則徒為文具何以應天心乎　上曰何以則可應天變乎栗谷曰若　殿下不先立適莫之心與大臣及識時務者商確救時之策不以更張為主亦不以膠守為主祖宗良法廢而不舉者則脩舉之近規之貽患於生民者則革除之新策之可以利國活民者則講行之如是勤求匡救之術日有所為則人心漸可變世道漸可回而天怒可弭矣不然只以恐懼脩省為名而無其實則將何以上答天心下慰民望乎（上同）

栗谷先生嘗白　上曰作人之效雖非一朝可見弊習傷教者不可不革今者士之初登第者四館目為新策汚辱侵虐無所不至夫豪傑之士尚不以科舉為念況使之毀冠裂服盡喪威儀以棄廉恥然後乃登仕版則孰肯為用乎中朝則接待新恩之禮貌頗重人若聞此事則必以為胡風　上曰侵虐何意昉於何代珥曰文獻無徵但聞之蕭末科舉不公登第者貴家子弟口尚乳臭故時人目之曰紅粉榜人情憤激遂迭侵辱云　上

曰可革也特命痛禁其弊少減宣廟實鑑

栗谷先生白　上曰今者民困日若不更張無以為國非欲憂　祖宗之法也至如貢案是燕山所更宜非　祖宗法也臣非欲更張欲救民弊耳　上以紀綱未振為難先生曰紀綱之在國家若浩之然氣在一身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一事偶合於義而可襲取之也須是朝行一義暮行一義積乎身仰不愧俯不怍然後浩然之氣充滿流行紀綱亦然非一朝發憤而可立也須以公平正大之心施之政事直必舉枉必錯功必賞罪必刑則紀綱自立矣東儒師友錄

聖王之法盡善至美曰時制中無以加矣而久則弊生者亦理之常也必有損益變通以繼其後然後聖人之心長存不死仁愛之澤萬世賴之若夫　祖宗之心即聖人之心也豈欲使斯民久困於法弊之中而莫之救耶且　先王良法美意多所不行而後來添設科條以為聚斂病民之制者守之益固此又豈務遵成憲之意耶臣愚狂潛敢顧　聖朝毋先有適莫之心惟取事理之中一以安民為義詢訪大臣極知稱停別立一局名之曰革弊都監以大臣領之其僚屬極一時之選　凡祖宗良法所而不行者修舉之久而弊生者損益之重斂

之害民者去之新法之利民者行之會計國家一年經費凡式貢之法量出為入稍存贏餘以備不虞為準而賦之於民僚屬分司八道使之巡行郡縣審覈戶口田疇之多寡物產之有無均數平定曲盡周鮮而小縣之可併者併之冗官之可去者去之則賦役之歇什減五六而田里之氓皆得安其生業矣賦役既輕則民無流亡而兵政可備矣此今日救民急務之第一義也牛溪辛巳封事

辨誣

正德己卯歲太學生諸闕上疏其下舍諸生回到鍾樓前列立路邊奪其甲儒巾裂破曰此人父子相姦不可齒於五倫其甲痛哭而來明日呈憲府辨正辭所連及六七人多有名宿儒而卒不得言之始自出時趙靜庵為大憲進其甲而語之曰此事之辨在汝而已今日之後汝若飾躬自脩以善人聞則今雖得辨人必曰前言誣耳若汝行事乖戾以不善人聞則今雖得辨人必曰前言不虛耳其辨與不辨直在於汝〻其勉哉其甲遂叩頭而出其後一鄉果不以相姦為疑論者以為公之此斷於處疑之道勸人之善兩得之矣禪官雜記

明廟嘗御夜對承旨許曄經筵官李遴尹根壽入侍曄言

趙光祖以正士為小人所陷而死其時至以經過市里之時人皆致敬以得人心為罪晉宋司馬光自洛入朝衛士皆手額此皆歛仰其德而然也豈可以此而疑之乎自 上當察其無辜也且具壽聃素有直名 上亦嘗敎以直亮之言果斧於經席遽曰一時之論坐被重罪亦為可矜根壽亦從而進啓如曄言 上皆不答翌日兩司劾曄好生議論眩亂是非適之是時李戡李樑等方柄國論遞即於今日泄之也根壽亦斥除果川縣監東閣襍記

松江鄭公澈因治己丑獄大為東人所怨有曰曲逕進言以為將謀敎金嬪及信城君者 上以公為信城君婦翁也一日問公對曰澈量雖淺狹觀其心事但蕩真君子人也此不過異己者欲殺澈而造此言耳臣請以百口保之 上意稍解申巡遷傳

李忠武公舜臣被拿時有一御史欲陷之來自閑山入啓曰聞清賊渡來掛嶼七日不能運動而舜臣未免討捕是日慶林君金命元入侍 經筵曰倭賊憒於舟楫掛嶼七言之言似虛 上曰予意亦然矣及元均敗公再為統制使辭

黃秋浦年譜云丁酉仁弘嗾其徒朴惺始以搆殺崔永慶

加於牛溪先生至是又嗾其徒文景虎復述惶說而添以遺君之目盖戊戌以来群小爭柄紛絮益甚　上兩屏之而士類稍〻進用於是群小又假永慶以為網打之計也公乃引避曰臣自弱冠以来受學於成某之門每聞稱永慶家行節孝惟以不讀書少見識不能善居鄉為短處耳及己丑獄起賊黨招辞以吉三峯為賊魁而繼有賊招以吉三峯為崔三峯者又有智異山下居生之說于時飛語遂指永慶為三峯中外喧傳殆不勝其嘵〻臣於庚寅春適忝正言訪某於某第某謂臣曰永慶居家孝友且有氣節雖多有病痛其長処則可尚

近有飛語無根之說極為無理或有發言者切不可雷同也其後果有発言於完席者臣以為　聖明之世不可以飛語罪人此論雖止當此之時臣宗未知永慶之為人而因篤信師友之論力辨至此厥後臣旋補外任某亦退歸家鄉經月之後獄事始発至於再鞫之啓則在於永慶蒙放之即日某在百里之外何從而與聞乎然則某之終始無干預於此獄也不得辨說而明矣景虎輩何人而敢肆誣罔於天日之下此不過為人指嗾欲試傾軋朝廷之計耳其言不足與之相較而景虎疏中有曰門生黨徒忝居要津臣是某之門生不可仍留

言地請命罷斥執義李成祿等啓請出仕而擧當時
上教天網恢〻渠固難逃之語　上盛怒傳曰永慶已
鞫之後君既命放而兩司論之是何意黃某阿其所師
謂儒疏爲指嗾箝制杜絶俾不得發云〻公引入呈告
遞付軍戢即出郊外待命
己卯有大內咀呪變多指疑貞明公主公主即　宣廟出
也　上欲令朝廷雜治之公伏閤極陳其不可　上始
則震怒終乃寢之仙源金公死於江都　上初以寶狀
難明疑之公痛。其忠節卓絶　上感悟始行追典陳申景
禎神道碑

獄訟

柳夏亭觀爲刑曹判書　啓曰人之氣稟輕悍剛果柔懦
怯弱不同故或有真犯而能耐箠楚終不招承或有被
誣而不忍苦毒終不脫免者掌刑者惟喜人之承服不
顧人命之重設法外之刑多方掠訊其罪未著而已斃
於梃下有違　聖上好生之德乞令中外用刑者止依
律文以行拷問其法外之刑一切禁斷常令辨其辭色
驗其證左要明其真僞不得妄加搖撻　上嘉納之國朝
寶鑑

甲午國家以公私奴婢爭訟雜畓積年不決人多冤滯爲

設辨正都監分房釐之尹文度公為第十房聽理明允
案無留牘人無隱情時有兄弟相訟其兄不勝訴憲府
諭曰尹公素行正直見事明審必無枉其兄指天誓曰
枉則尹死無枉則我當死此俄而出未及門而暴死一
府驚異之（行狀）

黃烈成公守身掌決都監奴婢之訟牒訴雲委公始入官
謂僚佐曰天下豈有難斷之事取旧案牘一覽盡得情
偽處決風生庭無留訟（名臣錄）

權安肅公蹲聰明過人明達吏體嘗為讞部決獄如神有
二盜殺一家三人情跡稍存贓證未白前後官吏首竄
未決四五年一日安肅前二盜而語曰爾輩情跡甚明
敢匿不服哉有一語爾無遁情爾輩初議為賊如是如
是中為作賊如是如是終始本末俱陳之如是如是爾
敢隱乎哉盜相顧吐舌曰此公莫是曾為盜耶何悉我
情跡如是遂服（筆苑襍記）

韓襄節公確在政府凡持身應物一槩於政事有是非議
論未嘗回互處之性本仁慈至於議獄必以寬恕為主
嘗謂府佐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若稍有可疑之讞
莫如申而活之其操心乃如（碑銘）

洪允成之判吏部也其叔父某甲乞官其子允成曰叔父

若以某地水田二千斛下種者與之當從之其叔父田公何向我出此言也昔公之困不得志衣食於我十餘載其他依賴之事秋毫無非我也今日公身為卿宰獨不得官我一子乎允成恐其語播揉敘其叔於座中遂埋園中其妻欲狀訴而刑曹不受憲府不聽當直不許皆畏允成勢焰也　光廟之行溫陽也妻預於所當過道傍夜登柳樹而待之　乘輿戾止聞樹上籲訴聲使人聞之其妻曰所言聞於權臣跬步間必有變言語不敢說與也　上住輦命下之其妻前對甚宗　上大怒欲誅允成為其大功立誅其倉頭十人而行（青坡劇談）

○姜公希孟為刑曹判書剖決明敏獄無囚人舊例圄空啓之則有賞下僚欲啓之希孟不聽後沈貞為判書亦一日獄空方欲啓知適有捕告犯牛肉者貞語老吏曰鹿肉甚似牛肉吏揣其意即論以鹿肉釋之遂啓獄空蒙賞己卯士類或死或竄配甚多貞宗下手而乃欲得刑曹之名其矯誣無忌甚矣若希孟之撝謙可謂有君子之度矣（東閣雜記）

尹文憲公子雲居近侍夙夜匪懈久典刑讞明慎平友

光陵曰人君雖有好生之德任刑獄者不能精白一心輕重失宜人主安能親執其事乎予任子雲保無虞矣

予與子雲斷獄是日乃按寢食矣自是眷注日隆 碑銘

思齋撫言云丙子年余以檢詳直宿持牌人夜半叩門促
召顛倒詣闕則　上坐思政殿禁府堂上及三公入侍
拿致兵曹判書柳聃年同知事李長生于殿庭余與鄭
雲卿以問事官入叅蓋有賤人告聃年等謀逆今日會
闕門而散也其宗告者造意邀賞先以判書言憑邉警
事遍告于同知及他武班人使之會于闕門搆成事跡
欲宗所告也有內禁閔宗英者當先問余承命鞫問以
今夜有出入與否則戰慄失措欲諱其來闕門事余潛
觧之曰觀今日獄事直則免不免則不免慎勿驚怖直

輸今日之行止宗英觧聽余言直輸不隱事竟得正大
抵獄事聽辨不詳專以辭語之違遷加刑訊則未有不
枉若以宗英辭錯加訊誣服則判書等亦不免逆罪矣
聽獄之難如是

余為黃海監司時延安有百姓李同者方食與其父相詰
舉食鉢投打其父留鄉糾舉本府本府具辭呈報告余
以事干綱常大罪即宜同推鞫之欲置重典推負不加
刑訊即無辭輸服緣法例監司必親問決案啓聞未久
巡到本邑恠其易輸命將囚上階問之曰汝作重罪當
死汝知之乎曰但被捉囚直輸吾情宗不知其他余曰

父子有天地君臣之分不有父則何有汝身故勤事父母為孝子毆打詈罵為惡逆汝以鉢打父地以犯天臣以犯君於法當死故吾將決案矣汝於死囚瞿然失色曰早知吾罪至死則當初豈敢抗父被推時寧受杖自諱耳何遽直輸也吾案不知父重至此乎昔每曰相詰或置罵甚則或以物抵打此吾常事也今以後始知父母之重至於此極也令公乎將拔今姑勿我罪也後當勤事吾父余聞而哀之曰不教而刑是謂罔民也此正無教而然也愛親敬上雖是天性之良能蠢愚之民豈能自興乎古者導之以德濟之以刑讀城旦以教民良有以也今推官暫杖警以赦之始知用法不可膠柱也

思齋摭言

企齋雖能文章而無案材嘗判刑部訴訟填委不能決囚繫滿獄〻不能容公請加搆獄舍　中廟曰不若易判書何必改搆遂以許磁代之許磁決立盡囹圄遂空

浩溪閒記

仁廟朝有訟于刑曹者呈駕前上言訴寃　上命八作文判書尹任卒堂上詣闕啓曰自古未有八作文之時上曰人君欲親見作文以辨其寃而訟官有違命不入之時乎任曰此人之訟來本曹無幾日其元作則在全

羅道某郡命以三懸鈴取来纔到京師而　上病篤未
及御覽惜哉人之有寃訟官多以抑而不伸　仁廟因
駕訴欲細究顛末不聽防啓而至用懸鈴取之可見
仁廟之断而尹任之專矣裨官襍記

奇高峯大升入侍朝講　啓曰晉州獄事河宗孽妾失行事也首尾
則不知矣但聞其啓本時無指定處云而前年刑推今
年刑推繫獄者甚多一人則已矣豈無其中曖昧之人
受刑者乎因偶然事而為大獄如此事自　上察見則
好矣　上曰此啓本昨日始入暫見初面不能詳知然
其所犯似無著見而為宗處矣先生曰奸事最難知之
然人皆知之而至於一鄉言之終發於公論者其事不
小而然也事干推閱者非止一二而不得端緒云世間
或有所憎者則出於一人之口而終至如此者有之矣
推而不得端緒事干至三四次受刑豈無其中寃枉者
乎此大事也不可請為開釋但古人欽哉〻〻惟刑之
恤哉如此獄事不無橫罹自　上省念則可以導養和
氣矣年譜

李叅贊夢亮在湖西有一人被盜刼而執之持縣牒至盜
獄已具公先問本人家産及盜所持器服人乃奴而富
盜不窶弊士人耳公曰此必士人来討強奴而反遭執

縛不才官吏從而成獄也覆詰果得其情抵罪一道稱其神明先在錦城出一豪家非理之訟入及銀臺有刑曹曰本道牒而啓決下者即前非理訟也公從之同僚曰籍令訟官誤決監司必不與右（未通）之咸曰文具何疑公更察其印迹果有姦事竟歸正蓋此類甚多（碑銘）

鄭栢谷昆壽壬申春以館薦授義禁府都事公欲辭不應母夫人力勸強仕黽勉就職旋陞經歷公素曉法典又長於吏村一問未訖獄情俱徹筆翰如流詞理兩盡凡囚之所欲自露而未能者并皆洞然於一筆之下老囚宿獄皆願就訊於公昏問囚數十頃刻而畢堂上諸宰咸咄嗟以為真奇才也常思左右淑問惧不免仰奉欽恤之心原情案律多所伸釋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乃平生所誦以自勗者也拜掌隷院司許即古之都官佐郎也聽理必公無一冤枉在官十朔竟無重（未詳）訴一日有與婦婿爭奴就庭者乃先世故人之子公惻然興喻以同産之義有不可以一奴而搆訟者念且引世分披喻激切彼即感服停爭而歸奴於婦是夜夢其先人來謝致款（行狀）

鄭寒崗述拜咸安郡守之時有昌寧人疑獄即父子之變也推受受賂叅訂畏禍淹滯未決物論皆憤監司移訟

于咸安先生反覆窮詰端緒畢露其父畏其嚴明自伏無隱得父子以定物論快之（東儒師友錄）

南原有一富民性素癡騃感於左教積累高曾之業盡歸事佛只餘數頃之田而又緣求福舍施於萬福（寺名）老僧以後言為則疑至成永放之券以表其誠自後無以糊口竟不免飢死只有伶丁一孤兒行乞道路而將朝夕填壑不得已具狀呈于本府以冀还則本官取考文券退黜又呈于方伯則方伯亦如是屢訟而屢黜呼訴無處只待死日適聞新按察白麓辛公應時仁於孤獨明於聽斷到界之日匍匐往愬則手批狀尾曰舍施田土本為求福而身既餓死子又行乞佛之無灵據此可知還田於主收福於寺其子籍此還推得以全躯命復祖業一道稱快至今傳說（續玉露）

辛副學應時為光州牧使日治簿書無少倦怠而其於按獄尤盡心焉有明火賊擊殺人其人將死曰殺我者某甲也其妻來告即捕某甲訊之無驗且多有疑端公爭之於同推官及監司而不能得未幾有僧行刼就鞫而服仍歷數前後所殺則其人亦在其中其妻認其僧所取條帶而号泣曰是吾夫之物也於是某甲得免（行狀）

星州人縣監柳禮源家居大丘有男長曰游次曰淵游有

志于學一日病風出亡在外無跡可尋有蔡姓者慶山縣官屬也嘗（未詳）嫁游女覘知其家事而蔡亦出亡遇游於他方坐卧與俱柳之有心蔡悉志之雖毫微事纖無不知之游之去後八年柳之婦翁宗室達城令與蔡同謀啚利於已佯以蔡為游殺淵而共分其財以書以淵曰此真汝伯也急来于京可與偕歸淵諦觀狀貌心知其偽而欲徐觀其變強與俱来則其鄉遍請親旧審視之是之者十無一二而淵具告本府其時為太守者謬主先入告以淵為誣不囚於獄而拘於人家蔡賂守者乘夜脫去人皆以為淵殺其兄而滅其跡投中水中聽者不察自近傳遠聞於朝廷拿鞫王獄竟致大辟厥後朝廷聞柳蔡并匿海西而柳改名天裕移書郡縣逮捕二人蔡自知罪大中途自裁械柳至京其鄉之仕于朝者曰此則真游也三省并鞫竟得其宗以病將見釋上以為父死而不奔喪弟刑而不雪冤雖曰病風烏得無罪配于瑞興龍泉驛放歸其鄉居數年而死淵之憤惡雖得少洩自古及今孰有如淵之獨抱萬世之冤者哉古之三覆五奏慎於刑如此掌刑法者以淵為戒以古為法則捶楚之下豈有冤枉之人哉（升窓閑語）

逆人柳世昌謀欲邀公受賞聚隣里愚騃小兒相與雜戲

錄姓名為作契之狀誘會于家曰飲博賭取各人之衣曰来日可備酒来退衣公皆令散去潛書各人姓名及謀逆辞緣割衣領納之還合縫藏之翌日依約皆至還與衣〻之即日上變告命皆拿致闕庭鞫問了無他驗世昌共請開衣領縫見之可知即依供開見果有書錄逆謀之謀無辞就服數十人皆伏誅杖死者甚多其數人年甫十五六虱種滿頭為所誑誘被誅聞者寃之吾家表從兄自在襁褓性氣昏愚不辨菽麥遇有衆會處則驚惑失措故族門婚喪祭祀之時畏怯人衆不出頭面與世昌適同門戶亦為所誑被誅故予最詳其由天下事有出於料外者類是亦可為聽獄之戒 思齋摭言